

懲苾錄序

傳曰用兵有五曰義兵曰應兵曰貪兵曰
驕兵曰忿兵五之中義兵與應兵君子之
所用也傳又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安忘戰則必危好與忘二者可以不戒乎
哉曩昔豐臣氏之伐朝鮮也可謂貪兵兼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驕與忿不可爲義兵又非不得已而用之者所謂好戰者也是天道之所惡其終亡者固其所也韓人之脆弱而速敗瓦解土崩者繇教養無素守禦失道故不能用應兵是所謂忘戰者也嗚呼朝鮮之國勢危殆而幾亡者職此而已宜哉柳相國之作

懲愆錄也是觀前車而戒後車之意也此書記事簡要爲辭質直非世之著書者誇多闢靡之比談朝鮮戰伐之事者可以爲的據其他如朝鮮征伐記雖書以國字亦足以爲佐證二書實可稱實錄也予近者偶客乎京師書坊之輩刊此書於梓旣

成屬序於予予羨此書之布行于世故本
茲編之所由作而論著之者如是只恐見
笑於大方之家已矣

元祿乙亥芒種

後學筑前列貝原篤信序



徵忠錄序

徵忠錄者何記亂後事也其在亂前者
往往亦記所以本其始也嗚呼壬辰之
禍慘矣浹旬之間三都失守八方瓦解
乘輿播越其得有今日天也亦由祖宗
仁厚之澤固結於民而思澤之心未已

聖上事天之誠感動皇極而存邢之師
屢出不然則殆矣詩曰予其懲而毖後
患此懲毖錄所以作也若余者以無似
受國重任在於流離板蕩之際危不持顛
不扶罪死無赦尚視息田畝間苟延性
命豈非寬典憂悸稍定每念前日事未

嘗不惶愧靡容乃於閑中粗述其耳目
所逮者自壬辰至戊戌總若干言因以
狀啟疏文移及雜錄附其後雖無可觀
者亦皆當日事迹故不能去旣以寓畝
畝惓惓願忠之意又以著愚臣報國無
狀之罪云

大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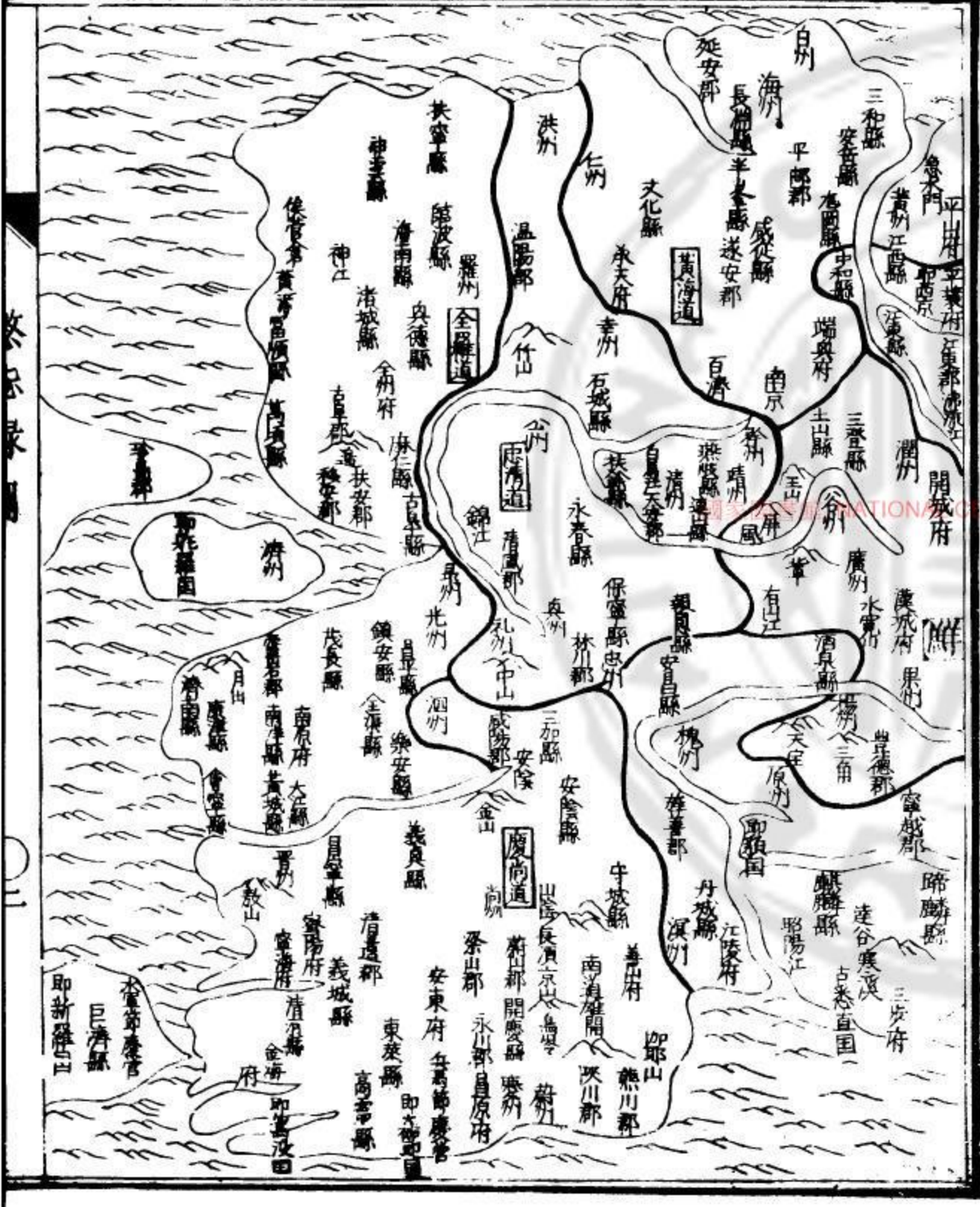


國內有郡四十一州五十八府三十三縣六十九九二百二

京畿郡	楊根	豐德	水原	黃海郡	遂安	延安	平
道郡	府漢城	開城	長湍	道郡	府平山	瑞興	承天
府縣	州揚州	廉州	潤州	府各	州黃州	白州	海州
各三	果州	谷州	坡州	三州	愛州	仁州	
州七	縣交何	三登	玉山	五縣	縣安岳	三和	龍岡
				八	江西	半峯	文化
江原郡	忤城	平海	通州	金羅郡	靈岩	古阜	珍島
道郡	松岳	旌善	高城	道郡	府全州	南原	
七府	府江陵	淮陽	三步	三府	州羅州	濟州	光州
五州	鐵原		襄陽	三州	縣萬頃	茂長	鎮安
四縣	州原州	江州	槐州	四縣	全渠	康津	貞德
	縣亞康	安昌	烈山	九三	樂安	昌平	濟南
	酒泉	丹城	蹄麟		大江	臨波	古阜
	瑞和	歛谷	蔚珍		富順	扶寧	麻仁
					海南	神云	移安
							渚城
							會寧
							黃城
							扶守
							昂州

卷之三

朝鮮圖



慶高郡	蔚山	咸陽	熊川	陝川	平安郡	加山	价川	郭山	雲興
道郡	永川	梁山	清道		道郡	熙川	宜川	江東	慈山
七府	府金海	善山	寧海	密陽	十一府	府平壤	見仁	成川	寧邊
六州	安東	昌原			府九	定遠	江界	昌城	合蘭
五縣	州慶州	泗州	尚州	晉州	州十	廣利			
十一	蔚州				六縣	州安州	靈州	青州	定州
	縣東萊	清河	義城	義興	六	朔州	昂州	平州	撫州
	開慶	巨濟	昌寧	三加		常州	義州	宿州	銀州
	安陽	高靈	守城			鋼州	渭州	鐵州	買州
						縣孟山	德川	陽德	江東
						中和	泰川		
咸鏡郡	郡端川	蜀莫	寧遠		忠清郡	郡清風	温陽	天安	林川
道郡	府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道郡	州忠州	衿州	真州	清州
三府	會寧				四州	靖州	礼州	公州	幸州
五州	州延州	德州	開州	惠州	九縣	洪州			
八縣	縣蕪州	合州	燕州	隨州	七	縣永春	扶餘	保寧	報恩
	縣利城					石城	連山	燕岐	



懲慙錄卷之一

日本天
曆十四年

萬曆丙戌間日本國使桶康廣以其國王平秀吉書來始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始二百年其初我國亦嘗遣使修慶吊禮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即其一也後叔舟臨卒成宗問所欲言叔舟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成廟感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馬島使臣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成廟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自是不復遣使每其國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至是平秀吉代源氏爲王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負薪爲

生一日國王出遇於路中異其爲人招補軍伍勇力
善鬪積功至太官因得權竟奪源氏而代之或曰源
氏爲他人所弑秀吉又殺其人而奪國云用兵平定
諸島域內六十六州合而爲一遂有外侵之志乃曰
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遂使康廣
來未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蓋源
氏之亾已十餘年諸島倭歲往來我國而畏其令嚴
不泄故朝廷不知也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魁偉鬚
髮半白所經館驛必舍上室舉止倨傲與平時倭使
絕異人頗恠之故事一路郡邑凡遇倭使發境內民

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過仁同覬視執槍者笑
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應洞享之妓樂
成列康廣見應洞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數年在
于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伎之間百無所憂而猶
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
廣故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廣回所
館歎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亡何待及還
朝廷但報其書辭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康廣歸報
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蓋康廣與其兄康年自源
氏時來朝我國受職名其言頗爲我國地故爲秀吉

行長小
西極津

調信柳
川豐前
守
玄稱
仙樂

所害云日本國使平義智來秀吉既殺橘康廣又令
義智來未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平行長女婿
也爲秀吉腹心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嶋服事
我國時秀吉去宗氏使義智代主島務以我國不諳
海島爲辭拒通信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海路與之
偕行便欲使我無辭以拒曰又窺覘我虛實乎調信
僧玄蘓等同至義智年少精悍他倭皆畏之俯伏膝
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我使與俱朝議依違
而已數年前倭寇全羅道損竹島殺邊將李太源捕
得生口言我國邊氓沙乙背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爲

寇朝廷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
議通信以觀誠否使館客者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即
遣平調信歸報其國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
十餘人來獻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
入庭詰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厩馬一匹後引見倭
使一行賜宴義智玄蘓等皆入殿內以次進酌時余
判禮曹亦宴倭使於曹中然通信之議久未決余爲
大提學將撰國書啓請速定議勿致生釁明日朝講
知事邊協等亦啓宜遣使報答且見彼中動靜而來
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定命擇可使者大臣以僉知

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晟爲書狀官
唐寅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二孔雀及鳥
銃槍刀等物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鳥銃於軍器
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人平
調信玄蘓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金
山浦乘船抵對馬島留一月又自島水行四十餘里
到一歧島歷博多列長門列那古耶至七月二十二
日始至國都蓋倭人故迂迴其路且處々留滯故累
月乃至其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使臣

已在座義智乘轎入門至階方下金誠一怒曰對馬
島乃我國藩臣使臣奉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不可
受此宴即起出許晟等繼出義智歸咎於擔轎者殺
之奉其首來謝自是倭人敬憚誠一待之加禮望見
下馬到其國館於太刹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留數
月秀吉回又託以修治宮室不即受國書前後留館
五月始傳命其國尊其天皇自秀吉以下皆以臣禮
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閔白或稱博陸侯所
謂閔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閔白之語而稱之也其
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官以笳角前導陸堂行禮秀

吉容顏矮陋面色黧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閃閃射
入云設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袍諸臣數人
列坐引我使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熟餅一
器以瓦甌行酒々亦濁其禮極簡數巡而罷無拜揖
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在席者皆不動俄而
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乃秀吉也
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盛奏衆
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應
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傍若無人使臣
辭出其後不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狀通事

以下有差我使將回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一曰吾
爲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委命於艸莽同允吉
惧見留遽發至界濱待之答書始來而辭意悖慢非
我所望也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所經由諸
倭贈遺誠一皆却之允吉還泊金山馳啓情形以爲
必有兵禍既復命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
曰臣不見其有是目言允吉動搖人心非宜於是議
者或主允言或主誠一余問誠一曰君言與黃使不
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吾亦豈能必倭終不動但黃
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之耳

時倭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余謂當即具由奏聞天朝首相以爲恐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余曰因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亦嘗因我未貢中國即據實奏聞天朝降勅回諭前事已然非獨今日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况賊若實有犯順之謀從他處奏聞而天朝反疑我國同心隱諱則其罪不止於通信而已也朝廷多是余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許儀俊陳申等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至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藉之閣老許國

曾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叛姑待之未久應南等實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釋然云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晬爲慶尚監司李洸爲全羅監司尹先覺爲忠清監司令備器械修城池慶尚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清道三嘉太丘星洲釜山東萊晉州安東尚州左右兵營或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既久中外狃安民以勞役爲憚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魯陝川人貽書余言築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乎何爲浪築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

必倭之不能渡其亦疎矣而一時人議如此弘文館亦上劄論之然西南所築皆不得形勢且以濶大容衆爲務如晉州城本據險可守至是以爲小移東面下就平地其後賊由此入城城遂不保大抵城以堅小爲貴而猶恐其不廣亦時論然也至於軍政之本擇將之要組練之方百不一舉以至於敗

擢井邑縣監李舜臣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舜臣有膽略善騎射嘗爲造山萬戶時北邊多事舜臣以計誘致叛胡于乙其乃縛送兵營斬之虜患遂息巡察使鄭彥信令舜臣護鹿屯島屯田一日大霧軍人

盡出收禾柵中但有十餘人俄而虜騎四集舜臣閉柵門自以柳葉箭從柵內連射賊數十墮馬虜驚駭退走舜臣開門單騎大呼逐之虜衆大奔盡奪所掠而還然朝無推挽者登第十餘年不調始爲井邑縣監是時倭聲日急上命備邊司各薦才堪將師者余舉舜臣遂自井邑超拜水使人或疑其驟時在朝武將中惟申礪李鎰最有名慶尙右兵使曹大坤年老無勇衆憂不堪聞寄余於經席啓請以鎰代大坤兵曹判書洪汝諄曰名將當在京都鎰不可遣余再啓曰凡事貴預况治兵禦敵尤不可猝辨一朝有變鎰

終不得不遣等遣之寧早往一日使預備待變庶或
有益不然倉卒之際以客將馳下既不諳本道形勢
又不識軍士勇怯此兵家所忌必有後悔不答余又
出備邊司與諸人議啓請修 祖宗鎮管之法大畧
以爲國初各道軍兵皆分屬鎮管有事則鎮管統率
屬邑鱗次整頓以待主將號令以慶尙道言之則金
海大丘尙州慶州安東晉州是爲六鎮管脫有敵兵
一鎮之軍雖或失利他鎮次第嚴兵堅守不至於靡
然奔潰往在乙卯變後金秀文在全羅道始改分軍
法割道內諸邑散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都元

帥及本道兵水使名曰制勝方略諸道皆效之於是
鎮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驚急則必將
遠近俱動使無將之軍先聚於原野之中以待將帥
於千里之外將不時至而賊鋒已逼則軍心驚懼此
必潰之道也太衆既潰雖可復合此時將帥雖至誰
與爲戰不如更修祖宗鎮管之制平時易於訓練有
事得以調集且使前後相應內外相倚不至於土崩
瓦解於夏爲便事下本道慶尙監司金晬以爲制勝
方略行用已久不可猝變議遂寢
壬辰春分遣申砬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清全羅道

砥往京畿黃海道皆閱月而還所黥者弓矢槍刀而已郡邑率以文具避法無他備禦長策砥素有殘暴之名所至殺人立威守令畏之發民治道供帳極侈雖大臣之行不如也既復命四月一日砥來見余于私第余問早晚有變公當任之公料今日賊勢難易如何砥甚輕之以爲不足憂余曰不然往者倭但恃短兵今則兼有鳥銃長枝不可輕視砥遽曰雖有鳥銃豈能盡中余曰國家昇平久士卒怯弱果然有意極難支立意數年後人頗習兵或還收拾未可知其初則吾甚憂之砥都不省悟而去蓋砥於癸未爲穩

資憲大夫
朝鮮散官
正二品

城府使叛胡圍鍾城砥馳往救之以十餘騎突擊虜解去朝廷以砥才堪大將陞爲北兵使平安兵使未久階資憲至欲以爲兵曹判書意氣方銳正如趙括輕秦畧無臨事而惧之意識者憂焉

滯慶尚右兵使曹大坤特旨以承旨金誠一代之邊司啓誠一儒臣也不合此時邊帥之任 不允誠一遂拜辭而行

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金山浦僉使鄭撥死先是倭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來館於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允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

其國吏鉤察情形以備策應許之誠一至館云蕪果
密語曰中國久絕日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
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爲奏聞使貢路得達則必無
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
因以大義責諭之云蕪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
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自是再
不復問而調信云蕪自回辛卯夏平義智又到金山
浦爲邊將言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
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
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悖慢不報義智泊船十餘

日怏怏而去是後倭人不復至金山浦留館倭常在
數十餘人稍々入歸一館幾空人恠之是日倭船自
對馬島蔽海而來望之不見其際金山僉使鄭檢出
獵絕影鳴狼狽入城倭兵隨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
時城陷在木使朴泓見賊勢大不敢出兵弃城逃倭
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
在兵使李班聞聲息自兵營入東萊及金山陷班懼
撓失措託言欲在外犄角出城退陣于蕪山驛府使
宋象賢留與同守班不從十五日倭進迫東萊象賢
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死倭

此時攻陷
金海城者
黑田田斐
守長政也

人嘉其死守棺斂之埋於城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
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晉自東萊奔還欲阻鵠院
隘路以禦之賊陷梁山至鵠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
高蟻附散漫而至守隘者望之皆散晉馳還密陽縱
火焚軍器倉庫并城入山李珪奔還兵營先出其妾
城中洵人軍一夜四五驚珪乘曉亦脫身遁去衆軍
大潰賊分道長驅連陷諸邑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
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刈城外麥禾填壕頃刻與城
齊因踰城州溪郡守李某先遁禮元繼出城遂陷巡
察使金晬初在晉州聞變馳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

已近不能前還走右道不知所為但檄列邑諭民避
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為矣龍官縣監禹伏龍領
邑軍赴兵營食永川路邊有河陽軍數百屬防禦使
向上道過其前伏龍怒軍士不下馬拘之責以欲叛
河陽軍出兵使公文示之方自辨伏龍日其軍圍而
殺之皆盡積尸滿野巡察使以切聞伏龍為通政代
鄭熙績為安東府使後河陽人孤兒寡妻每逢使臣
之來遮馬首號冤伏龍有時名故無伸理者云
十七日早朝邊報始至乃左水使朴泓狀啓也大臣
備邊司會賓廳請對不許即啓請以李益為巡邊使

下中路成應吉爲左防禦使下右道趙儼爲右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爲助防將守竹嶺邊璣爲助防將守烏嶺以慶州府尹尹仁濟儒臣懦怯起復前江界府使邊應星爲慶州府尹皆令自擇軍官以去俄而金山陷報又至時金山受圍人不能通泓狀啓但云登高以望赤旗滿城中以此知城陷李鎰欲率京中精兵三百名去取兵由選兵案視之皆閭閻市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臨時黜閣儒生具冠服持試卷吏戴平頂巾自懇求免者充滿於庭無可遣者鎰受命三日不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俞沃隨後領去

余啓兵曹判書洪汝諤不能治任且軍士多怨可逆於是金應南代爲判書沈忠謙爲參判臺諫啓請宜使大臣爲休察使檢督諸將首相以余應命余請以金應南爲副以前義州牧使金汝吻有武略時汝吻坐事繫獄啓請貸罪自隨募武士可堪裨將者得八十餘人既而急報絡繹聞賊鋒已過密陽大丘將迫嶺下余謂應南及申砬曰寇深事已急矣將若之何砬曰休察使雖下去非戰將鎰以孤軍在前而無後繼何不使一猛將星馳下去爲鎰策應耶觀砬意欲自行援鎰余與應南請對啓如砬言上即召申砬問

之遂以砬爲都巡邊使砬山闕門外自行招募武士無願從者時余在中樞府治行事砬至余所見階庭間應募者簇立色甚怒指金判書謂余曰如此公者大鑑帶去安用小人願爲副使而去余知砬怒武士不從已笑曰同是國事何分彼此今云既行急吾所得軍官可先帶行吾當別募隨行因以軍官單字授之砬遂回顧庭中武士曰來乃引之而出諸人皆憮然而去金汝吻亦同去意甚不樂砬臨行上引見賜寶劍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劍砬辭出又詣質廳見大臣將下階頭上紗帽忽落在地上見者失色

送在道將
送防德不
絕若令傳
送內

到龍仁啓事狀中不署其名人或疑其心亂
逮慶尚右兵使金誠一下獄未至還以爲招諭使以
咸安郡守柳崇仁爲兵使初誠一到尚州聞賊已犯
境晝夜馳赴本營遇曹大坤於路中交印節時賊已
陷金海分掠右道諸邑誠一進與賊遇將士欲走誠
一下馬蹶胡床不動呼軍官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
見賊先退有一賊著金假面揮叉突進宗仁馳而出
一箭迎射殪之諸賊却走不敢前誠一收召離散移
檄郡縣以爲牽綴之計上以誠一前使日本言賊未
易至解人心誤國事命遣義禁府都事拿來事將不

測監司金晬聞誠一被逮出別於路上誠一辭氣慷慨無一語及已事惟勉晬以盡力討賊老吏河自溶歎曰已死之不恤而惟國事是憂真忠臣也誠一行至稷山上怒霽且知誠一得本道士民心命赦其罪爲右道招諭使使諭道內人民起兵討賊時柳宗仁有戰功故超拜兵使以僉知金功爲慶尚左道安集使時監司金晬在右道而賊兵橫貫中路與左道聲聞不通守令皆弃官逃走民心解散朝廷聞之以金功榮川人詳知本道民情可以安集故白遣之功既至左道之民始聞朝廷之令稍入還集榮川豐基二

邑賊幸不至而義兵頗起云賊陷尚州巡邊使李鎰兵敗奔還忠州初慶尚道巡察使金晬聞賊變即依方略分軍移文列邑各率所屬屯聚信地以待京將之至聞慶以下守令皆引其軍赴大丘露次川邊待巡邊使既數日巡邊使未及來而賊漸近衆軍自相驚動會大雨衣裝沾濕糧餉不繼夜中皆潰散守令悉以單騎奔還巡邊使入聞慶縣中已空不見一人自發倉穀餉所率人而過歷咸昌至尚州牧使金澥託以支持巡邊使于出站遁入山中獨判宮樞吉守邑鎰以無兵責吉叟之庭欲斬之吉哀告願自出招

呼逆夜搜索村落間詰朝得數百人以至皆農民也
鎰留尚州一日發倉開糶誘出散民從山谷中介介
而來又數百餘人倉卒編伍爲軍無一堪戰者時賊
已至善山暮有開寧縣人來報賊近鎰以爲惑衆將
斬之其人呼曰願姑囚我明早賊未至死未晚也是
夜賊兵屯長川距尚州二十里而鎰軍無奔候故賊
來不知翌朝鎰猶爲無賊出開寧人於獄斬以徇衆
同率所得民軍合京來將士僅八九百習陳于州北
川邊依山爲陳陳中立大將旗鎰被甲立馬大旗下
從事官尹暹朴麓及判官權吉沙斤察訪金宗武等

皆下馬在鎰馬後有頃有數人從林木間出徘徊眺
望而回衆疑爲賊候而懲開寧人不敢告既又望見
城中數處烟起鎰始使軍官一人往探軍官跨馬二
驛卒執鞚緩去倭先伏橋下以鳥銃中軍官墜馬
斬首而去我軍望見奪氣俄而賊大至以鳥銃十餘
衝之中者即斃鎰急呼軍人發射矢數十步輒墜不
能傷賊賊已分出左右翼持旗幟繞軍後圍抱而來
鎰知事急撥回馬向北走軍大亂各自逃命得脫者
無幾從事以下未及上馬者悉爲賊所害賊追鎰急
鎰棄馬脫衣服披髮赤体而走到聞慶索紙筆馳啓

敗狀欲退守烏嶺聞申砬在忠州遂趨忠州

以右相李陽元為守城大將李戩邊彥瑋為京城左
右衛將尚山君朴忠侃為京城巡檢使使修都城起
復金命元為都元帥守漢江時李鎰敗報已至人心
洶々

內間有去邠之意外庭不知理馬金應壽到賓廳與
首相耳語去而復來觀者疑之蓋首相時為司僕提
調故也都承旨李恒福於掌中書立馬永康門內六
字示我臺諫劾首相誤國請罷不允宗親聚閣門外
痛哭請勿棄城領府事金貴榮尤憤々與諸大臣入

對面固守京城且日倡議棄城者乃小人也上教曰
宗社在此了將何適衆遂退然事不可為矣抄發坊
里民及公私賊胥吏三醫司分守城堞三萬餘而守
城人口僅七千率皆烏合皆有縋城逃散之心上番
軍士雖屬於兵曹而與下吏相與為奸受賂私放者
甚多官員不問去留臨急皆不可用軍政解弛一至
於此

大臣請建儲以繫人心從之

遣同知事李德馨使倭軍尚州之敗有倭學通夏景
應燁者在李鎰軍中為賊所獲倭將平行長以平秀

書契及送禮曹公文一道授應舜出送且日在東萊時生得蔚山郡守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

郡守即李彥誠

自賊中回而畏得罪自云逃來

朝鮮若有意講和可

令李德馨於二十八日會我於忠州蓋德馨往年嘗

為宣慰使接待倭使故行長欲見之應舜至京時事

急計無所出意或因此緩兵德馨亦自請行令禮曹

裁答書挾應舜而去

德馨在途聞忠州已陷先使應舜往探應舜為賊將清正所殺

德馨遂從中路還復命於平壤

熒惑犯南斗徵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入

援京師以吏曹判書李元翼為平安道都巡察使知

事崔興源為黃海道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以將有

西狩之議而元翼曾為安州牧使興源為黃海監司

皆有惠政為民心所喜故使之先往撫諭軍民以備

巡幸賊共入忠州申砬迎戰敗績而死諸軍大潰砬

至忠州忠清道郡縣兵來會者八千餘人砬欲保烏

嶺聞鎰敗膽落還忠州且召李鎰邊璣等俱到忠州

棄險不守號令煩撓見者知必敗有所親軍官密報

賊已踰嶺乃二十七日夜初昏也砬忽跳出城軍中擾

々不知砬所在夜深潛客舍明朝謂軍官妄言引出

斬之狀啓猶云賊未離尚州不知賊兵已在十里內

也因率軍出陳于彈琴臺前兩水間其地左右多稻田水州交雜不便馳驅少頃賊從丹月驛分路而至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炮響震地塵埃接天砲不知所爲鞭馬欲親自突陣者再不得入還赴江沒于水中而死諸軍悉赴江中屍蔽江而下金汝吻亦死亂兵中李鎰從東邊山谷間脫走初朝廷聞賊兵盛憂李鎰獨力難支以申砲一時名將士卒畏服使引重兵隨其後欲兩將協勢庶幾捍賊計未共也不幸本道水陸將皆恇怯其在海中也尤水使朴泓一兵不出右水使元均雖水路稍遠斤負

舟艦既多且賊兵非一日俱全可悉衆前進耀兵相持幸而一捷則賊當有後顧慮未必遽深入而乃望風遠避不一交兵及賊登陸左右兵使李班曹太坤或遁或適賊鳴鼓橫行蹈數百里無人之地晝夜北上無一處敢齟齬少緩其勢者不十日已至尚州李鎰客將無軍猝與相角勢固不敵砲未至忠州而鎰先敗進退失據事是以大謬嗚呼痛哉後聞賊出尚州猶以過險爲憚聞慶縣南十餘里有古城曰姑母據左右道交會處兩峽如束中盤太川路出其下賊恐有守兵使人再三覘覷知無兵乃歌舞而過云其

後天將李提督如松追賊過烏嶺，嘆曰：「有險如此，而不知守，申搃兵可謂無謀矣。蓋砲雖輕銳，得時名籌略非其所長。古人云：『將不知兵，以其國與敵。』今雖悔之無及，猶可爲後日之戒，故備著云。」

四月三十日曉車駕西巡，申砲既去，都人日望捷報。前日夕有覆笠三人走馬入崇仁門，城內人爭問軍前消息，答曰：「我乃巡邊使軍官奴僕，昨日巡邊使敗死於忠烈諸軍大潰，俺等脫身獨來，欲歸報家人避兵耳。聞者大驚，所過傳相告語，不移時滿城俱震。初昏召宰執議出避，上御東廂地坐，張燈燭，宗室河源

忠烈切

君河陵君等待坐，大臣啓事勢至此，車駕暫出幸平壤，請兵天朝以圖收復。掌令權快請對，造膝大聲呼請固守京城，語噀甚。余謂曰：「雖危亂之際，君臣之禮不可如是可少退，以啓快連呼曰：『左相亦爲此言耶？然則京城可棄乎？』余啓曰：「權快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回請分遣王子諸道使呼召勤王世子，隨駕議定大臣出在閤門外，得旨臨海君可往咸鏡道領府事，金貴榮漆溪君尹卓然從順，和君可往江原道長溪君黃廷或護軍黃赫同知李墜從，蓋赫女爲順和夫人，而李墜爲原州人，故并遣之。時右相爲留將領。」

相並宰臣數十人以扈從黜出余無所命政院啓扈從不可無柳某於是令扈行內醫趙英璇政院吏申德麟十餘人大呼言京都不可棄俄而李鎰狀啓至而官中衛士盡散更漏不鳴得火炬於宣傳官廳發狀啓讀之內云賊今明日當入都城狀入良久駕出三廳禁軍奔竄昏黑中互相抵觸適羽林衛池貴壽過前余認之責令扈從貴壽曰敢不盡力并呼其類二人而至過景福官前市街兩邊哭聲相聞承文院書負李守謙執余馬鞚問曰院中文書當如何余令收拾其緊關者追來守謙哭而去出敦義門到沙峴

東方向明回視城中南大門內太倉火起烟焰已騰空矣踰沙峴至石橋兩作京畿監司權徵追至扈從至碧蹄驛兩甚一行皆沾濕上入驛少頃即出衆官自此多還入都城者侍從室諫往往多落後不至過惠陰嶺兩如注官人騎弱馬以物蒙面號哭而行過馬山驛有人在田間望之痛哭曰國家棄我去我輩何恃而生也至臨津雨不止上御舟中召首相及臣入對既渡已向昏不能辨也臨津南麓舊有承廳恐賊取材作桴筏以濟命焚之火光照江北得尋路而行初吏到東坡驛坡州牧使許育長湍府使具孝淵

以支持差使負在其處略設御厨扈衛人終日飢來
亂入厨中搶奪以食將闕上供晉孝淵懼而逃五月
初一日朝引見大臣問南方巡察使有能勤王者否
日晚乘輿欲發向開城而京畿吏卒逃散無扈衛人
適黃海監司趙仁得率本道兵將入援瑞興府使南
嶷先到有軍數百人馬五六十匹以此始發臨行司
鑰崔彥俊出口官中人昨日不食今又未食得小米
療飢可行索南嶷軍人所持糧雜大小米二三斗以
入午室招賢站趙仁得來朝設帳幙於路中以迎之
百官始得食夕次于開城府御南門外公署臺諫交

如首相交結誤國等罪不允二日臺諫仍啓言相
罷余陞爲之崔興源爲左相尹斗壽爲右相咸鏡比
道兵使申砮逆來是日午上御南城門樓慰諭人民
有旨令各陳所懷有一人出行俯伏問何言對曰願
召鄭政永蓋鄭澈時竄在江界故云然上曰知道即
命召徹赴行在夕還官余以罪罷俞泓爲右相崔興
源尹斗壽以次而陞開城尚未至京城衆議皆咎去
節之失使承旨申燦還入京城察形勢初三日賊入
京城劫都將李陽元元帥金命元皆走初賊自東萊
分三路以進一路由梁山審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

至尚州敗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鬚機張陷右兵營
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河豐津
出聞慶與中路兵合踰島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
路一趨驪州渡江出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趨
首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路由金海從星州茂溪
懸渡江歷知禮金山出忠清道永同進陷清州向京
近旌旗劔戟十里相連砲聲相聞所過或十里或五
六十里皆據險設營柵留兵以守夜則舉火相應都
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不敢戰悉沉軍器
火炮器械于江中變服以逃從事官沉友正不從李

陽元在城中聞漢江軍已散知城不可守亦出走楊
州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初率兵數百守驪州比岸與
賊相持賊不能渡者數日既而江原道巡察使柳永
吉檄召元豪歸本道賊毀閭里民家及官舍取屋材
聯爲長筏以渡中流爲木所漂死者甚多而豪既去
江上無一守者故累日畢渡於是賊三路兵皆入京
城城中之民先已散去無一人矣金命元既失漢江
欲西行在平臨津狀各以命更徵京畿黃海兵守
臨津且命中碯同守以遏賊西下之路是日車駕發
開城次于金郊驛余雖能散不敢後從行四日車駕

過與義金岩平山府次于寶山驛初出開城時倉卒
留宗廟神主于穆清殿有宗室一人號泣啓不當委
神主於賊所於是達夜馳至開城奉還云五日車駕
過安城龍泉斂水驛次于鳳山郡六日進次黃州七
日過中和入平壤

徵忠錄卷之一終

懲誌錄卷之二

三道巡察使之軍潰於龍仁初全羅道巡察使李洸
率本道兵入援聞車駕西狩京城已陷收兵還全州
道內人咎洸不戰而回多憤惋不平者洸不自安更
調兵與忠清道巡察使尹國馨合軍而進慶尚道巡
察使金晬亦自其道率軍官數十餘人來會兵總五
萬餘至龍仁望見北斗門山上有賊小壘洸易之先
使勇士白光彥李時禮等嘗賊光彥等率先鋒登山
拒賊壘十餘步下馬發射賊不出日晚賊見光彥等
稍懈發白又大呼突出光彥等倉皇索馬欲走不及

皆為賊所害諸軍聞之震懼時三巡察皆文人不閑
兵務軍數雖多而號令不一且不據險設備真古人
所謂軍行如春遊安得不敗者也明日賊知我軍心
懈數人揮又賈勇而前三道軍望之大潰聲如崩山
委棄軍資器械無數塞路人不能行賊悉聚而焚之
洸還全羅國馨走公州碎還慶尚右道

副元師申恪與賊戰于楊州敗之斬首六十餘級遣
宣傳官即軍中斬恪々初從金命元為副漢江之潰
恪不從命元隨李陽元于楊州時咸鏡南道兵使李
渾兵適至恪合兵遇賊自京城出散掠閭閻邀擊破

捷

之自倭入我國始有此捷人皆踊躍金命元在臨津
啓恪擅自他適不從號令右相俞泓遽請誅之宣傳
官既行而捷報至朝廷使人追止不及恪雖武人而
素清慎嘗為延安府使修城浚壕多備軍器後李廷
菴守延安全城人以為恪之功死非其罪且有九十
歲老母聞者莫不痛之

遣知事韓應寅帥平安道江邊精兵三千人赴臨津
擊賊令勿受金命元節制時應寅赴京新回尹九相
言於衆曰斯人狀貌有福氣必能辨事遂行
韓應寅金命元之師潰于臨津賊渡江初命元在臨

津北分付諸軍列守江灘，歛江中船隻悉在北岸。賊結陣于臨津南，無船可渡，但出遊兵隔江交戰，相持十餘日，賊終不能渡。一日賊焚江上廬帳，撤帷帳，載軍器為退遁狀，以誘我軍。申砧素輕銳，無謀以為賊實遁，欲渡江追蹙京畿監司權徵與砧合，命元不能禁。是日應寅亦至，將悉眾追賊。應寅所將皆江邊健兒，與北虜近備諳戰陣形勢，告應寅曰：「軍士遠來，罷弊尚未食器械，未整後軍亦齊到，且賊之情偽未可知，願少休，明日觀勢進戰。」應寅以為逗留，斬數人命，元以應寅新自朝廷來，且令勿受已節制，故雖知不

鳴惜或克良鳴惜哉
 克良鳴應寅者何人
 哉根斬數人錮老將
 之口刺使老將遂取
 大潰余既知應
 寅者是無文武之膽
 略嗚呼為將者不
 可有不兼文武也

可而不敢言，別將劉克良年老習兵力，言不宜輕進，申砧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豈以避死為心，所以云云者，恐誤國事耳。」憤而出，率其屬先渡。我軍既入險地，賊果伏精兵於山後，一時俱起，諸軍奔潰。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數人，為賊所害。申砧亦死，軍士奔至江岸，不得渡，從岩石上自投入江，如風中亂葉。其未及投江者，賊從後奮長刀斫之，皆匍匐受。又無敢拒者，命元應寅在江北望之，喪氣。商山君朴忠侃適在軍中，騎馬先走，眾望之以為命元皆呼曰：「元帥去矣。」諸守灘軍應聲皆散。命元

應寅還行在朝廷不問京畿監司權徵入加平郡避亂賊遂乘勝西下不復可止矣

應寅還行在朝廷不問京畿監司權徵入加平郡避亂賊遂乘勝西下不復可止矣賊兵入咸鏡道兩王子陷賊中從臣金貴榮黃廷或黃赫及本道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誠等皆被執南兵使李渾走至中山為我民所害南北道郡縣皆沒于賊有倭學通事咸廷虎者在京城為賊將清正所得同隨清正入北道賊退後逃還京城見余言北道事頗詳清正在賊將中尤勇悍善鬪與平行長同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捨兩界各議所向未決二賊拈鬪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清

正擒安城居民使向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不諳北路清正即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地踰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誠率六鎮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行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時日已暮軍士欲少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揮其軍圍之賊出倉中穀石列置為城以避矢石從其內多發烏銳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束中必貫穿或一丸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夜賊潛行環我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軍猶意賊

在山下忽一聲砲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兵也軍
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陷泥澤中賊追至芟
刈死者無數克誠遁入鏡城遂被擒兩王子臨海君
順和君俱至會寧府蓋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兵入
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王子會寧吏鞠景
仁率其類叛先縛王子及從臣以迎賊賊將清正解
其縛留置軍中還屯咸興獨漆溪君尹卓然路中稱
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同知李堅不從王子留江原
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數月賊以爲文官防禁少
懈永立乘間脫走還行在

李鎰至平壤鎰既敗于忠州渡江入江原道界輾轉
至行在時諸將自京城南下或死或走無一人扈駕
者聞賊將至人心益懼鎰於武將中素有重名雖奔
敗之餘而人聞其來無不喜悅鎰既屢敗竄荆棘中
戴平涼子穿白布衫草履而至形容憔悴觀者嘆息
余語之曰此處人將倚君爲重而槁枯如此何以慰
衆索行橐得藍色紗帕裡與之於是諸宰或與駿笠
或與銀頂子彩纓當面改換服飾一新獨無有脫靴
與之者猶著單履余笑曰錦衣州履不相稱矣左右
皆笑俄而碧潼土兵任旭景探報賊已至鳳山余謂

尹相曰賊之在侯應已至江外此間詠歸樓下江水
岐而爲二水淺可涉萬一賊得我民嚮道而暗渡猝
至則城危矣何不急遣鎰往把淺灘以防不測乎尹
公曰然即遣鎰時鎰所率江原軍僅數十人益以
他軍鎰坐含毬門點兵不即行余念事急遣人視之
猶在門上余連語尹公使催之鎰始去既出城無指
路者誤向江西路遇平壤座首金胤自外來問之使
前引馳至萬頃臺下距城總十餘里望見江南岸賊
兵來聚者已數百江中小島居民驚呼奔散鎰急令
武士十餘人入島中射之軍士畏不即進鎰拔劍歛

斬之然後乃進賊已在水中多近岸我軍急以強弓
射之連斃六七而賊遂退鎰仍留守渡口
遼東都司使鎮撫林世祿來探倭情上接見于大同
館余自五月罷六月初一日收叙是日兼命接待唐
將時遼東聞倭犯我國未久又聞都城不守車駕西
遷既又聞倭兵已至平壤甚疑之以爲倭變雖急不
應猝遷如此或云我國爲倭先導世祿之來余與之
同上練光亭望察形勢有一倭從江東林木間乍見
乍隱已而二三倭繼出或坐或立意態安閑若行路
休息之狀余指示世祿曰此倭候也世祿倚柱而望

殊有不信之色曰倭兵何其少也余曰倭巧詐雖大
兵在後而先來偵探者不過數輩若見其少而忽之
則必陷於賊術矣世祿唯々丞求回咨馳去命左相
尹斗壽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等守平壤
數日前城中人聞車駕欲出避各自逃散閭里幾空
上命世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以堅守之意
父老進前曰但聞東宮之令民心不信必得聖上親
諭乃可明日上不得已御館門令承旨曉諭如昨父
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命而退遂各分出招呼悉追
老弱男婦子弟之窟伏山谷者入城今中皆滿及賊

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廟社位版並護官
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縱擊之墜廟
社主路中指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
今乃誤國欺民乃爾耶余自練光亭赴行宮路上見
婦女幼稚皆怒髮上指相與號呼曰既欲棄城何故
給我輩入城獨使魚肉於賊手耶至宮門亂民塞街
皆袒臂持兵仗遇人輒擊紛囂雜沓不可禁諸宰在
門內朝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中余怒亂民入宮門
出立門外階上見其中有年長多髯者以手招之其
人即至乃土官也余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願

應思去官之志心

車駕出城爲國之忠則至矣但因此作亂至於驚擾
宮門事甚可駭且朝廷方啓請堅守上已許之汝輩
何妄乃爾觀汝貌樣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喻衆人
而退不爾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赦也其人即棄杖
歛手曰小民聞欲棄城不勝憤氣妄動如此今聞此
言小人雖迷劣曾中即豁然矣遂揮其衆而散蓋前
此朝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
閣力請寅城府院君鄭澈尤主避出之議余曰今日
事勢與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
之未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近中原地

尹相詠文山之詩當知
報國之丹心雖死不
改兼備者不死

方若堅守數日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
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尤相尹斗
壽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
易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詠文山詩曰我欲借
劍斬佞臣寅城大怒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爲守
議故是日聞余言頗順從而退夕召監司宋言慎責
以不能鎮定亂民言慎摘發其倡首者三人斬於大
同門內餘皆散去時已定出城而不知所適朝臣多
言北道地僻路險可以避兵蓋是時賊兵已犯咸鏡
而道路不通且無報變者故朝廷不知也於是同

知李希得曾爲永興府使有惠政得民心以爲咸鏡道巡檢使兵曹佐即金義元爲從事官往北道而內殿及官嬪以下先出向北臣固爭曰車駕西狩本欲倚仗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既請兵于天朝而顧深入北道中間賊兵限隔天朝聲問亦無可通之路況望恢復乎且賊散出諸道安知北道必無賊兵若不幸既入其處而賊兵隨至則他無去路只有北虜而已何處可依其爲危迫不亦甚乎今朝臣家屬多避亂于北道故各顧私計皆言向北便臣有老母亦聞東出避亂雖不知在處而必流入於江原咸鏡之間臣

亦以私計言之則豈無向北之情哉只以國家大計不與人臣同故敢此懇陳耳曰嗚呼流涕上惻然曰卿母安在予之故矣既退知事韓準又獨請對力言向北之便於是中殿遂向咸鏡道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余輩在練光亭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挿江沙上令火炮匠金生麗棹小舟往取之倭不帶兵器與生麗握手拊背極歎狎附書以送書至尹相欲不開余曰開見何妨開視則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與李德馨書而平調信文蘇所裁也大槩欲見德馨議講解德馨以扁舟會平

調信云：「蘓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云：「蘓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調信等語頗不遜，遂各罷去。夕，賊數千結陳於江東岸上。」

六月十一日，車駕出平壤，向寧邊。大臣崔興源、俞泓、鄭澈等扈從。左相與金元帥、李巡察、元真留守、平壤余亦以接待唐將留。是日賊攻城，左相元帥巡察及余在練光亭，本道監司宋言慎守大同城門樓。兵使李潤德守浮碧樓，以上江灘慈山郡守尹裕後等守

長慶門，城中士卒民夫合三四千，分配城堞，而部伍不明。城上人或踈或密，或人上有入肩背相磨，或連數堞無一人，散掛衣服於乙密臺，近處松樹間名曰疑兵，隔江望賊兵亦不甚多。東大院岸上排作一字，陳列豎紅白旗，如我國挽章樣，出十餘騎向羊角島入江中，水沒馬腹，皆按輿列立，示將渡江之狀。其餘往來江上者，或一二或三四，荷大劍，日光下射閃閃如電，或云非真劍，以木爲之，沃以白蠟，以眩人眼者。然遠不可辨。又六七賊持鳥銃到江邊，向城放聲響，甚壯。丸過江入城，遠者入大同館，散落瓦上幾千餘。

步或中城樓柱深入數寸有紅衣賊見練光亭上諸公會坐知爲將帥挾鳥銃邪睨漸進至沙渚上放丸中亭上二人然遠故不重傷余令軍官姜士益從防牌內以片箭射之矢及沙上賊遂巡而却元帥發善射者乘快船中流射賊船稍近東岸賊亦退避我軍從船上發玄字鉸大箭如椽過江倭衆仰視皆叫譟而散箭落地爭聚觀之是日以不即整兵舡斬工房吏一人時久不雨江水日縮曾分遣宰臣禱雨檀君箕子東明主廟猶不雨余謂尹相曰此處水深無舡賊終不能渡惟水上多淺灘早晚賊必由此渡今則

城不可守何不嚴備金元帥性緩但曰已令李潤德守之矣余曰潤德輩何不倚救指李巡察曰公等會坐一處如宴集無益於事不可往護江灘耶李曰若令往見敢不盡力於是尹相謂李曰公可往李起出余時承命只應接唐將不參軍務默念必敗不如早迎唐將於中路速進一步來救庶可有濟日暮遂與從事官洪宗祿辛慶晉出城夜深到順安路中途李陽元從事金廷睦自淮陽來聞賊兵至鉄嶺矣明日過肅川至安易遼東鎮撫林世祿又來接受咨文送行在翌日聞車駕已離寧邊次博川余馳詣博川上

御東軒引見臣問平壤可守乎臣對曰人心頗固似可守但援兵不可不速進故臣爲此以來欲迎著天兵請速馳援而至今未見兵至茲以爲憫上手取尹斗壽狀啓示臣曰昨日已令老弱出城云人心必搖何以能守臣對曰誠如聖慮臣在彼時未見此事大槩觀其形勢賊必由淺灘以渡宜多布菱鉄於水中以備之上使問此縣亦有菱鉄否對有數千箇上曰急募人送之平壤臣又啓曰平壤以西江西龍岡旣山咸從等邑倉穀多人民衆聞賊兵已近則必驚駭散失宜急遣侍從一人自此馳去鎮撫之且收兵爲

平壤繼援使上曰誰人可去對曰余曹正即李幼澄有計慮可遣又啓臣事急不可遲滯當達夜馳去以迎見唐將爲期遂辭退出見李幼澄言上前所達幼澄愕然曰此乃賊數何可進余責之曰食祿不避難臣子之義今國事危急如何雖湯火不可避顧以此下行爲難乎幼澄默然有恨也余既拜辭出至太定江邊日已平西矣回望廣通院野有散卒絡繹而來疑平壤失守使軍官數輩馳往收之得十九人而至乃義州龍川等處之軍而往平壤守江灘者也言昨日賊已從王城灘渡江江上軍潰矣使李潤德遁走

余大驚即於路中為書狀遣軍官崔允元馳報行在
 夜入嘉山郡聞是日夕內殿至博川蓋在路聞賊兵
 已入北道故不前而回通川郡守鄭述遣使進物膳
 平壤陷車駕次于嘉山東宮奉廟社主自博川入山
 郡初賊兵分駐江沙上作十餘屯結草為幕既累日
 不得渡江警備頗怠金命元等自城上望見以為可
 乘夜掩襲抄擇精兵使高彥伯等領之從浮碧樓下
 綾羅渡潛以舡渡軍初約三更奉事失時刻既渡已
 昧爽矣見諸幙中賊猶未起遂前突第一陣賊驚擾
 我軍多射殺賊士兵在旭景先登力戰為賊所害奪

此時為敵
 防戰者黑
 由長政向
 小西行長
 也

賊馬三百餘匹俄而列屯賊悉起大至我軍退走還
 趨舡舡上人見賊已迫後中流不敢艤舡滄死者甚
 眾餘軍又從王城灘亂流而渡賊始知水淺可涉是
 日暮舉眾由灘以濟我軍守灘者不敢發一矢皆散
 走賊既渡猶疑城中有備遲回不前是夜尹斗壽金
 命元開城門盡出城中人沉軍器火炮于風月樓池
 水中斗壽等由普通門而出至順安賊無追蹙者從
 事官金信元獨出大同門乘舡順流向江西明日賊
 至城外登收丹峯良久觀望知城空無人乃入城始
 車駕至平壤廷議皆以糧餉為憂盡取列邑田稅輸

到平壤及城陷并本倉穀十餘萬石皆爲賊所有時
余狀報至博川又巡察使李元翼從事官李好閔亦
自平壤來言賊渡江狀夜車駕及內殿發向嘉山命
世子奉廟社別由他路使之取召四方以圖興復分
臣僚從行領議政崔興源以命從世子右議政俞泓
亦自請隨世子上不答駕既出泓伏路邊辭去內官
屢啓右相俞泓請辭上終不答泓遂從東宮時尹斗
壽在平壤未還行在無大臣惟鄭澈以舊相從駕至
嘉山已五鼓矣車駕次于定州自駕出平壤人心崩
潰所過亂民輒入倉庫搶掠穀物順安肅川安州寧

邊博川以次皆敗是日駕發嘉山郡守沈信謙謂余
曰此郡糧穀頗優官廳亦有白米一千石欲以此餉
天兵不幸事至於此公若少留鎮定則邑人不敢動
不然亂作小人亦不敢留此將向海邊躲避矣時信
謙已不能令其下矣獨余所帶軍官六人及路中所
取潰卒十九人余約束使之自隨故各帶弓箭在傍
信謙欲藉此自護故云然余不忍遽發小坐太門日
已過午更念無上命而擅留不行於義未安遂與信
謙別行上曉星嶺回望嘉山則郡中已亂矣信謙盡
失倉穀而逃翌日車駕出定州向宣川命臣留定州

州人已四散避亂獨老吏白鶴松等數人在城中而已余伏路邊送駕出城掩泣坐處薰樓下軍官數人在左右階下所收潰卒十九人猶不去繫馬路邊柳木相環而坐向晚見南門有執杖者自外連絡而來向尤邊去使軍官視之聚於倉下者已數百余念已所率寡弱若亂民益多而與之爭鬪則難制不如先攻弱者使之驚散爲可於是視城門又有繼至者十餘人余急呼軍官從十九卒馳捕之其人望見奔走追及捕九人而至即令披髮反接而未脫之徇于倉邊道路十餘卒隨其後大呼曰擒賊倉賊將行刑曩

首城中人見之於是已聚倉下者望而惶駭悉從西門散去由是定州倉穀僅全而龍川宜川鐵山等邑恟倉者亦絕定州判官金榮一武人也自平壤奔還置其妻子於海邊偷出倉穀欲送之余聞而數之曰汝爲武將敗軍不死其罪可誅又敢偷出官穀耶此穀將餉天兵非汝所得私者杖之六十既而尹尤相金元帥武將李膺等自平壤皆至定州上出定州時有命尤相若來亦留住定州及尹至余傳上命尹不答直向行在余亦留金命元李膺等守定州追及乘輿於龍川時郡邑人民聞平壤陷意賊隨後至盡竄

山谷路上不見一人聞江邊列邑如江界等地皆然
余行至郭山山城下見有岐路問下卒曰此向何處
路曰此走龜城路也余駐馬呼從事官洪宗祿曰沿
途倉儲一空天兵雖來何以接濟此間惟龜城一邑
儲峙頗優而亦聞吏民盡散輸運無策君久在龜城
其處人如聞君至雖隱山谷中必有來見欲聞賊勢
者君從此急去龜城諭之曰賊入平壤尚不出天兵
方大至收復不遠所患一路糧餉不足耳爾輩無論
品官人吏悉一境之力輸運軍糧不之軍興則後日
必有重賞若此則庶幾同心協力輸到定洲嘉山可

以濟事宗祿慨然應諾分路而去余自向龍川蓋宗
祿坐己丑獄謫在龜城車駕至平壤後始收叙爲司
饗正爲人忠實有忘身殉國不避夷險之志

車駕至義州天將參將戴其遊擊將軍史儒各領一
枝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天
朝賜犒軍銀二萬兩唐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我
國有賊變即奏聞而朝議多異同甚或疑我爲賊向
道獨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援時我使申黈在玉河
館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黈即號慟與
一行朝夕大臨先請援兵尚書奏發一枝兵往衛國

此時入平壤城而守者為西

王及請賜銀黠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崐壽繼至尚書引入火房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連遣使至遼東告急請援且乞內附蓋賊已陷平壤則勢如建瓴意謂朝夕當至鴨綠紅事之危急如此故至欲內附幸賊既入平壤歛跡城中延至數月雖順安永柔去平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收拾餘燼導迎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人力之所至也

七月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兵五千來援報先至時余病瘳苦甚卧不能起上令左相出治沿途軍食余

使從事官辛慶普啓曰行在時任大臣只有子壽一人不可出臣已受接待唐將之命雖病猶可自力一行上許之初七日疾詣行官拜辭蒙引對匍匐以入啓曰一路自所串以南至定州嘉山則五千兵經過時一二日食可辨安州肅川順安三邑蕩無所備天兵過此宜先持三日糧以備安州以南之食若兵至平壤即日收復則城中粟多可以接濟雖圍城累日平壤西二縣穀亦可竭力輸到軍前不至闕乏此等曲折請令在此諸臣與唐將相議濶狹相濟便宜施行上曰然既出內賜熊膽臘藥內醫院僕龍雲者

送余于城門外五里痛哭余登箭門嶺哭聲猶聞夕
至所串驛吏卒逃散不見形影使軍官往搜村落聞
得數人而至余勉諭曰國家平日撫養汝輩用在令
日何忍逃避且天兵方至國豈正急此乃汝輩效勞
立功之秋也因出空冊子一卷先書來見者姓名示
之曰後日當以此等第功勞啓聞論賞其不在此錄
者事定一一查覈行罰不可免也既而來者相續皆
曰小人因事暫出豈敢避役願書名于冊余知人心
可合即移文各處使例置考功冊書功勞多少以憑
轉報施行於是聞令者爭出搬運柴草架造房屋排

設金甌數日之間凡事稍集余以爲亂離之民不可
用急但至誠曉諭未嘗鞭達一人進至定州洪宗祿
盡起龜城人輸運馬豆及小米到定州嘉山者已二
千餘石矣余猶以安州以後爲憂適忠清道牙山倉
稅米全一千二百石載船將向行在剋泊於定州立
岩余喜甚即馳啓曰遠穀適至如期似是天贊中興
之運請并取以補軍餉令守門將姜士雄馳去立巖
分運二百石定州二百石嘉山八百石於安州安州
則以近賊姑令停船水中以待之宣沙浦僉使張佑
成造大定江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仲造晴川江浮橋

擬渡天兵余前往安州調度時賊又入平壤久不出
巡察使李元翼與兵使李贄駐順安都元帥金命元
在肅川余在安州

十九日祖總兵軍攻平壤不利而退史遊擊戰死先
是祖承訓至義州史備以其軍爲先鋒祖乃遼龙勇
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可取至嘉山問我
人曰平壤賊無乃已走耶曰不退承訓舉酒仰天祝
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日自順安三更
發軍進攻平壤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天兵從七星
門入城內路狹多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阨亂發

鳥銳史遊擊中左即斃軍馬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
追後軍陷泥濘中不能自援者悉爲賊所害承訓引
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安州城外玄馬呼譯官
朴義儉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遊擊傷死天時
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宰
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江
亭蓋承訓戰敗膽恟賊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急
如此余使辛從事往慰且載送糧饌承訓留控江亭
二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
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人心動搖啓請仍留安州以

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等大破賊兵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陸均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沉其戰船百餘艘及火砲軍器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賊於是水軍萬餘人皆潰英男諫曰公受命爲水軍節度今棄軍下陸後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賊一戰不勝然後逃未晚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舜臣辭以各有分界非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均

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回均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並約億祺到巨濟與均合兵進與賊船遇於見乃梁舜臣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瀾處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船撞着相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船以板鋪其上其形穹窿如龜戰士權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載火砲縱橫出入如梭遇賊船連以太砲碎之諸船一

時合攻烟焰漲天焚賊船無數有賊將在樓船高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氈圍其外亦爲大砲所破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不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九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舜臣談笑自若捷聞朝廷大喜上欲加舜臣以一品言者以爲大濫陞正憲億祺均陞嘉善先是賊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主龍御自此何之蓋賊本欲水陸合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孤不敢更

進國家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海一帶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海蓋與天津等地不被震驚使天兵從陸路來援以到却賊者皆此一戰之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率二道舟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賊西犯之路

前義禁府都事曹好益募兵江東討賊好益昌原人有志行爲人所誣全家徙江東貧困教授生徒以得食幾二十餘年勵操愈堅車駕至平壤赦其罪召拜義禁府都事及平壤被圍好益往江東募兵欲救平壤既而平壤陷軍民皆潰好益還赴行在余遇於良

策蹕語之曰天兵將至子毋往義州可還江東仍行
召募與天兵會平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余遂狀啓
其由爲起兵文移授好益且助以軍器好益去聚兵
得數百人出陣祥原邀賊多斬獲好益書生不閑弓
馬徒以忠義激勵士心冬至日率其士卒望行在四
拜終夜痛哭一軍爲之流涕

文武兼備是非將也
後抱忠義書畫
之德必也

賊兵犯全羅道金提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井力
戰死之時賊從慶尚右道入全州界湛應井等禦之
於熊嶺爲木柵橫斷山路督將士終日大戰射殺賊
兵無筭賊欲退會日暮矢盡賊更進攻之二人俱死

軍遂潰明日賊至全州官吏欲走別人前典籍李姓
鸞入城倡吏民固守時賊精銳多死於熊嶺氣已索
監司李洸又設疑兵於城外晝則多張旗幟夜則列
炬滿山賊到城下環視數周不敢攻而去悉聚熊嶺
戰死者屍埋路邊作數大塚木其上署曰吊朝鮮
國忠肝義膽蓋嘉其力戰也由是全羅一道獨全
八月初一日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膺等率兵進
攻平壤不利而退時元翼與膺將數千人住順安別
將金應瑞等率龍岡三和甌山江西四邑之軍作二
十餘屯在平壤之西金億秋率水軍在大同江下流

以為犄角之勢是日元翼等從平壤城北進兵遇賊先鋒射中二十餘賊既而賊大至軍士驚潰江邊勇力之士多折傷遂還屯順安

九月天朝遊擊將軍沉惟敬來初祖承訓既敗賊愈驕投書我軍有羣羊放一虎之語羊喻天兵虎以自詫聲言朝夕將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本浙民石尚書以為素諳倭情假遊擊將軍號出送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人人喘恐莫敢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黃袱裹書使家丁一人

石尚書
司馬石
星也

惟敬勇感倭人

背負騎馬直馳由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其書即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焉能害我也從三四家丁赴之行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劔戟如雪惟敬下馬入倭陣中群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還倭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致問且曰大人在白及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軍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懼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曰吾歸報聖皇當有處

分以五十日爲期，後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捨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後闔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

京畿監司沉岱爲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爲人慷慨，自變後常憤々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爲京畿監司，從行朝赴任所，路出安州，見余于百祥樓上，語國難慨然，觀其意直欲親犯矢石以角賊。余戒之曰：古人不云乎，耕當問奴，君書生臨陣終非所能。其處有楊州牧使高彦伯者，勇力善鬪，君但收拾軍兵使彦伯將之，可有勿慎，勿自將也。岱唯々而不甚。

然之余又見其孤行入賊中，分軍官善射者義州人張某與俱，岱既去數月，間每有京畿人啓事行朝，經過安州者，未嘗不致書問余也。余輒親問其人京畿賊勢及監司何爲，對曰：畿甸創殘甚，他道賊日出焚掠，無乾淨地。前監司及守令以下悉從深僻處躲避，減去儀從，微服潛行，或屢遷徙不定，厥居以防賊患。今監司殊不畏賊，每巡行先文知委，如平日建旗鳴角而行。余聞而甚憂之，申書戒勅如前，岱不變。既乃聚集軍兵，悉以自隨，聲言欲復京城，日遣人入城中，召募約爲內應，城中人恐事定後以附賊獲罪連名。

結狀出赴監司自言能內應者日以千百數名曰聽約束日輸軍器日報賊情人人往來無阻其間亦有爲賊耳目來察動靜者多出沒相雜而僞信之不疑至是僞在朔寧郡賊調知之潛渡大灘夜襲之僞驚起披衣走出賊追害之軍官張姓者亦同死賊去京畿人權殞于朔寧郡中數日賊復出取其首懸於鐘樓街上積五六十日面色如生京城人哀其忠義相與率財物賂守倭贖出之函送于江華賊退後與尸身還葬故山岱青松人字公望子大復朝廷以岱故官之至縣監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又戰于春川兵敗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勿者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者欲從砥平楊根楊州廣州抵京元豪擊賊于驪州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路遂斷悉由忠州之路而利川驪州楊根砥平等邑之民見遺於賊鋒者人以爲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春川賊豪既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待豪不知而進伏發遂爲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賊

者

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賊破之遂復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鄉兵千餘人圍賊于永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擊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臭聞數里餘賊數十遁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賊皆聚一路而尤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尤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廷以前兵使李玘棄城逃走即其所在誅之以晉代為

兵使時賊兵充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為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莅事始知有朝廷矣及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尤道兵力餘進薄慶州城下賊潛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即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懼不測其制皆以為神明日遂率眾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穀萬餘石事聞

鳴人不知人言
 當所若在
 都下之人
 此此此
 此此此
 此此此

陸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飛擊古
無其制有軍器等火炮匹李長孫者創出取震天雷
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內
發敵最畏此物

懋忠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懲惡錄卷之三

時各道起義兵討賊者甚衆在全羅道者前判決事
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寧海府使崔慶會千鎰字士
重率兵先至京畿朝廷嘉之賜其軍號曰倡義已而
不能軍入江華敬命字而順孟夷之子有文才亦率
鄉兵移檄郡縣討賊與賊戰敗死其子從厚代領其
衆名曰復讎軍慶會後爲慶尚右兵使死於晉州其
在慶尚道者玄風人郭再佑高靈人前佐郎金沔陝
川人前掌令鄭仁弘禮安人前翰林金垓校書正字
柳宗介草溪人李大期軍威校生張士珍再佑越之

子頗有才略累與賊戰賊憚之固守鼎津使賊不得入官寧界人以為再佑之功汚故武將世文之子禦賊于居昌牛脊峴累却賊事聞擢為右兵使病卒於軍中宗介起兵未久遇賊而死朝廷嘉其志贈禮曹參議士珍前後射殺賊兵甚多賊稱為張將軍不敢入軍威界一日賊設伏誘之士珍窮追陷伏中猶大呼力戰矢盡賊擊斷士珍一臂士珍獨以一臂奮擊未已遂死事聞贈水軍節度使其在忠清道者僧人靈奎前提督官趙憲前清州牧使金弘敏庶孽李山謙士人朴春茂忠烈人趙德恭內禁衛趙雄清州人

李逢昃奎勇力善鬪與憲復清州後為賊所敗皆死雄尤勇敢能馬上立馳殺賊頗多戰死其在京坊者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鄭叔夏水厚人崔屹高陽人進士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彥經幼學金塚前正卽俞大進忠義衛李軼庶孽洪李勇士人王玉李男寂號勇其餘各聚卿里或百餘人或數十餘人以義為名者不可勝數而無可紀之績皆遷徙日闕而已又有僧人惟政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山中寺僧皆走惟政不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余在安州移文四方使各起兵赴難文至山中惟政展佛桌上呼諸

僧讀之流涕遂起僧軍西赴勤王比至平壤衆千餘人屯平壤城東與順安軍作爲形勢又有宗室湖城監率百餘人赴行在朝廷陞秩爲湖城都正使屯順安與大軍合勢其在北道者評事鄭文孚訓戎僉使高敬民切寢多云

以李鎰爲巡邊使召李膺還行在鎰初守江灘平壤既陷渡江而南入黃海道從安岳至海州又自海州至江原道伊川從世子募得兵數百聞賊入平壤久不出而天兵將至遂還平壤結陣于林原坪在平壤東北十餘里與義兵將高忠卿等連勢頗有斬獲而

李膺在順安每進兵輒北撫軍司從官皆欲以鎰代膺元帥金命元獨主李膺與撫軍司論議不協頗有相激之端朝廷使余往順安軍中使之鎮定調輯既而朝議皆言鎰勝膺又聞天兵將出恐膺不勝任遂以鎰代之朴名賢代領鎰軍而膺還行在

獲賊諜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進取事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戎曰六日內回繳過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西軍人金順良還納又捕順良來問傳令安在其人故作迷罔狀言辭流通成男曰此人持傳令出數日

還軍中牽一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牛何來順良答曰吾牛而寄養族人家故還取耳今聞其言蹤跡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鞠之乃吐實曰小人爲賊間其日受傳令及秘密公文直入平壤示賊今將置傳令案上公文則見即扯裂賞一牛同爲間者徐漢龍賞絀五匹約更探外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兵余問爲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對曰凡四十餘輩每散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州無不曾穿行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即狀啓又按名急通諸陣捕之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天兵至而賊不知蓋其

類駭散故耳茲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十二月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兵部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督畫軍務駐遼東提督李如松爲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柏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方餘先是沉惟敬既去倭果斂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飲馬鴨綠江自賊中逃回者皆言賊大修攻城之具人以益懼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至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旗器械整肅如神余

請見提督白事提督在東軒許入乃傾然丈夫也設
椅相對余袖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路
提督傾聽輒以朱筆點其處且曰倭但恃鳥銳耳我
用大砲皆過五六里賊何可當也余既退提督於扇
面題詩寄余云提兵星夜渡江干爲說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和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
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筭夢中常憶跨
征鞍時城中漢兵皆滿余在百祥樓夜半忽有唐人
持軍中密約三條來示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提督使
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給倭奴曰天朝已許和沉

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
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大平花時
祭已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
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
擒平好官斬戮從倭幾盡二人逸馳去賊中始知兵
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報至提
督響弓鳴弦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翌
日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列豎紅
白旗拒戰天兵以大砲火箭攻之砲聲震地數十里
山谷皆動火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入城中處々

火起林木皆焚，駱尚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乃槩下，垂城堞如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爲土壁，多穿孔，穴塋之。如蜂窠，從穴中銳丸亂發，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閑走路。其夜賊乘水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太兵將出，密報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其歸路，戒之曰：「兩軍沿途設伏，俟賊過，蹶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即至，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姜德寬督之。敬老不

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閱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之足，爾跛躄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尸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乃、閔、白、姪，或言塔也。牟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清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樞等就擒，則京城之賊自潰。京城潰則清正歸路斷絕，軍心洶懼，必沿海遁走，不能自拔。漢江以

南賊屯次第瓦解天兵鳴鼓徐行直至金山痛飲而已俄頃之間海岱肅清安有數年之紛々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下良可痛惜余狀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爲平安道體察使敬老非管下故先請之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標信至開城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死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贖罪可也爲咨文授純一而送

逆李鎰巡邊使更以李贄代之平壤之戰天兵從普通門而入李鎰及金應瑞等從含毬門而入及取兵皆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咎我軍

不嚴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天將之曾往來順安與李贄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獨李贄可提督移咨言狀朝廷使左相尹于壽至平壤問鎰罪欲行軍法良久釋之更以贄代鎰選兵三千騎從提督而南

李提督追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初平壤既復大同以南沿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草議政既爲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準備軍糧勿致踈誤余辭出時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篋槍塞路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至黃州已三

鼓兵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于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舡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辨。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興爲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儲峙畏賊，散置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爲之內應，且念平壤之敗，盡殺京城，中民庶焚燒，公私間舍殆盡，而西路列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余連請

提督速進，提督遲徊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大受與我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留大軍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爲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遽上山，陣幾萬餘，天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又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地騎，無火器，只持短劍鈍斧，賊用步兵，又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

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示
收兵不急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
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戰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余
與右議政俞泓都元帥命元帥李贍等至帳下提
督出立帳外諸將左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
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
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
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示已奏本草
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方衆寡不敵末又
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

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
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提督退兵
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贍叱退聲色俱
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凡々無蒿草
重以馬疫數日間倒殞者殆將萬匹是日三營還渡
臨津陣于東坡驛前明日自東坡又欲還開城府余
又力爭曰大軍一退則賊氣愈驕遠近驚懼臨津以
北亦不可保願少駐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之余既退
而提督跨馬遂還開城府諸營悉退開城獨副總兵
查大受遊擊卞承宜軍數百守臨津余猶留東坡且

遣人請更進兵提督謾應之曰天晴路乾則當進然實無進意大軍到開城府日久軍糧已盡惟從水路括粟及芟草於江華又舩運忘清全羅道稅糧稍々而至隨到隨盡其勢愈急一日諸將以糧盡爲辭請提督旋師提督怒呼余及戶曹判書李誠中京畿尤監司李廷馨跪庭下大邑詰責欲加以軍法余推謝不已因念國事至此不覺流涕提督愍然更怒諸將曰汝等昔從我征西夏時軍不食累日猶不敢言歸卒成大功今朝鮮偶數日不支糧何敢遽言旋師耶汝輩欲去則去我非滅賊不還惟竊以馬革裹尸耳

諸將皆頓首謝余出門以放糧不時杖開城經歷沈禮謙繼而糧舩數十隻自江華泊後西江僅得無事是夕提督使總兵張世爵召余慰之且論軍事

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待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宜悉還江北是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辛州巡邊使李贍在坡剌高彦伯李時言等在嶺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

南余在東坡提督恐為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同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二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辛州移軍坡州先是慄以光州牧使代李洸為巡察使率兵勤王懲李洸

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不敢攻乃聞天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辛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大出攻之軍中洵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已還入城夕戰矢雨下賊分為三陣迭進皆敗會日暮賊還入京城慄令軍士取賊屍磔裂肢體散掛林木以泄其憤既而聞賊欲更出期必報甚懼毀營柵率軍至臨津從都元帥金命元余聞之單騎馳去登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為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絕可據即令權慄與巡邊使李贊合軍據守以遏賊兵西下防禦使高彦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玄朴名賢等為遊兵

遮嶺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光正李山輝等從右路
伏於敬昌陵之間各以其兵出沒抄擊賊多出則避
而不戰少出則隨處邀擊自是賊不得出城樵採馬
死者甚多又令倡義使金千鑑京畿水使李贊忠清
水使丁傑等乘舟從龍山西江以分賊勢忠清道巡
察使許項在陽城令還護本道以備賊南衝之勢移
文京畿忠清慶尚官義兵使各在其處從左右邀截
賊路楊根郡守李汝讓守龍津凡諸將所斬賊首皆
懸掛於開城府南門之外提督參軍呂應鍾見之喜
曰朝鮮人今則取賊首如割毬矣一日賊從東門大

出搜山自揚州積城至大灘無所得查大受恐賊來
襲報余曰有体探人來言賊欲得查總兵柳休察云
姑避開城如何余答之曰体探人所言恐無此理賊
方疑大軍往迨豈敢輕易渡江我等一動則民心必
亂不如靜以待之查笑曰此言甚是假令有賊吾與
体察死生同之豈敢獨去遂分所率勇士數十餘人
來護余雖雨甚達夜警守不暫息至聞賊入城乃罷
其後賊探知權慄在坡州欲報怨率大軍從西路而
出至廣灘去山城數里住兵不進自午至未不攻還
退後不復出蓋賊知地形見慄所據險絕故耳余移

書王必迪言賊方據險固未易攻大兵當進住東坡
 坡州跌其尾以牽綴之選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
 南乘賊不意擊破諸屯則京城之賊歸路斷絕必向
 龍津而走日以後兵覆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迪擊
 節稱奇策發偵探軍二十六名馳往忠清道義兵將
 李山謙陣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而後屯皆
 羸疲實弱偵卒踊躍還報云不須一刃只得二三千
 可破李提督北將也是役也痛抑南軍恐其成功不
 許
 請發軍糧餘粟賑救飢民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年

讀錄

宜思其困嗚呼外夷
 一開砲門則吾都下
 亦不出二百里之外而此
 亦可哀矣

鋒焰所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中
 餘民間余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總
 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育
 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乃嘆
 息曰天愁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大兵將再至
 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全羅
 道召募官安敏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喜甚
 即狀啓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宮悒為監賑
 官取松葉為屑每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分投水以飲
 之人多穀少所活無幾唐將亦哀之自介所食軍糧

德長錄卷三

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又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起視之狼藉而死者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藉李魯告急于余曰欲糶全羅尤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為春耕種子而全羅都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金瓚為體察副使在湖西余即移文于瓚令馳下全羅自發南原等倉移一萬石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南邊賊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麥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

沉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

率兵自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廷者自請入京探候賊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或等還言賊有講和意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千鎰送其書於余余念提督已無戰意或欲假此而却賊則未必不更還開城度幾了事以其書示查大受查即使家丁李慶馳報平壤於是提督又使惟敬來金命元見惟敬曰賊忿平壤見欺必有不善意何可更入惟敬曰賊自不速退故敗何預我也遂入在賊中所言雖不聞大槩責還王子陪臣還軍金山然後許和賊請奉約束提督遂還開城余呈文提督

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示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然無聽用意又使遊擊將軍周弘謨往賊營余與金元帥適在權慄陣中遇於坡州弘謨使余等入參旗牌余曰此是入倭營旗牌我何爲參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尤不可承受弘謨強之三四余不答騎馬還東坡弘謨使人于提督言狀提督大怒曰旗牌乃皇命雖獍子見輒拜之何爲不拜我行軍法然後回軍接伴使李德馨急報於余曰朝日不可不來謝明白余與金元帥往開城詣門通名提督怒不見金元帥欲退余曰提督應試余姑待之時

小兩余二人拱立門外有頃提督之人出門覘視而入者舟俄而許入提督立于堂上余就前行禮仍謝曰小的雖甚愚劣豈不知旗牌爲可敬但旗牌傍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參拜罪無所逃提督有慙色乃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侍郎令不關吾事曰此間流言甚多侍郎若聞陪臣不參旗牌我容而不問則必并責我須爲呈文略辨事情求脫侍郎有問吾以此解之不問則置之余二人拜辭而退依所言呈文自此提督遣人往來倭陣相續一日余與元帥往候提督還東坡到天壽亭前遇查

將家丁李慶自東坡入開城馬上相揖而過至招賢
里有漢人三騎自後馳來喝問体察使安在余應之
曰我是也叱回馬一人手持鐵鎖以長鞭亂捶余馬
曰走走余不知何意只回馬向開城而走其人從馬
後鞭之不已從者皆落後獨得軍官金齋從事辛慶
晉盡力追隨過青郊驛將至土城隅又有一騎自城
內走馬而至謂三騎曰云云於是三騎揖余曰可去
矣余恍然不測而回登自曰李德馨通示始知之提
督信任家丁自外入謂提督曰柳体察不欲講和悉
去臨津船隻勿令通使於倭官提督遽發怒欲拿余

拊打四十當余之未至也提督瞑目奮臂或坐或起
左右皆慄有頃李慶至提督問臨津有船否慶曰有
船往來無阻提督即使人止追余者謂家丁妄言痛
打數百氣絕曳出悔其怒余謂人曰若体察使來到
吾當何以處之蓋提督常謂余不肯和議素有不平
心故總聞人言不復省察暴怒如此人皆爲余危之
後數日提督又使遊擊戚金錢世禎二人以旗牌至
東坡招余及金元帥李觀察廷馨同坐因從容言賊
請出王子倍臣退還京城而去今當從其所請給賊
出城然後行計追勦乃提督使之來探余意肯否也

余猶執前議往復不已世禎性躁發怒大罵曰然則
爾國主何以弃城迎避耶余徐曰遷國圖存亦或一
道是時戚金但數之視余與世禎微笑而無言世禎
等遂回四月十九日提督領大軍至東坡宿于查總
兵幕蓋賊已約退兵故將入京城也余詣提督下處
問候提督不見謂譯者曰体察使不快於予亦來問
耶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主
宅後稱南別官前一日賊已出城矣余隨入城見城中遺
民百不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

一說覺撲臭氣
之鼻

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々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
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禮門以東循南山下一
帶賊所止舍處稍存宗廟三闕及鐘樓各司館宇在
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倭將
承嘉所止故見遺余先詣宗廟痛哭次至提督下處
見伺候諸臣號慟良久明朝更詣提督門下問起居
且言賊兵總退去此應不遠願發軍急追提督曰吾
意固然所以不急追者以漢江無船故耳余曰如老
爺欲追賊早職當先出江面整備舟艦提督曰甚善
余出漢江先是余行文京畿右監司成泳水使李蘋

令賊去急收江中大小船毋失俱會漢江是時船已到者八十隻余使人報提督船已辨食頃營將李如栢率方餘兵出江上軍士半渡日已向暮如栢忽稱足疾乃日當還城中医疾可進乘輜而回已在漢南軍皆還渡入城余痛心而無如之何蓋提督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給應而已二十三日余遂病臥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賊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途緩々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途途者皆

左右屏迹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爲久留計不肯渡海天朝又使泗川總兵劉繼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出屯星洲八莒南將兵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處州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糧餉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民力爲困提督又使沉惟敬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那古邪見閔白六月賊始還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或黃赫等遣沉惟敬歸報

而一面進圍晉州。言報前年賊敗之怨，蓋賊於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也。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填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初，朝廷聞賊南下，連下旨督諸將追賊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狃於華州之捷，欲渡歧江前進，郭再佑高彥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他

人依違而已。李蒼從事成好善，駭不曉事，奮臂責諸將，逗遛與權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青柿實以食，無復關心矣。明日諜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開津，紛紛下決而已。聞賊砲響，人人洶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慄命元李蒼崔遠等先向全羅道，惟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以唐將支持羌使員久在尚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總二月，兵州城本四面據險，壬

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
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從其內發
鳥銃如雨城中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皆京城市井
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惡徐
孔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進守東城
敢戰數日爲飛丸所中死軍人奪氣而外援不至適
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束荆投石極力禦
之賊幾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在山上
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轟石樓與崔
慶會攜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人而已自倭

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朝廷以千鎰死我
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贊成又以權慄敢戰不畏賊代
命元爲元帥劉總兵純聞晉陷自八官馳至陝川吳
惟忠自鳳溪至草溪以護右道賊亦既破晉州還金
山言言待天朝許和乃渡海云

十月車駕還都十二月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來先
是沉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閔白降表而歸天朝疑
降表非出於閔自行長等詐爲之又惟敬總至而晉
州見陷納欵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提
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純吳惟忠王必廸等萬餘兵

駐劄八莒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亡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奔未幾劉軍自八莒移南原又自南京還都城留十餘日逡巡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於是經畧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畧顧艱謙代至遼東遣參將胡澤以劄付來論我羣臣其畧曰倭奴無端侵僉勢如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會有僉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王子陪臣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乎壤舟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京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以朝廷之待

屬國恩義止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爲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僉解勞息兵所以爲僉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僉國而僉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爲計耶昔勾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羗之肉乎而姑忍耻會詭以有待也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况爲倭奴請爲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勾踐君臣之謀也此

而不能忍是悻々小丈夫之見耳非復讎雪恥之英雄也爾為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其言縷々千百大意如此胡澤在館三月餘朝議不決聖意愈難之臣時以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奏聞以聽中朝處置屢啓乃允於是陳奏使許瑣去時顧經略又以人言辭去新經略孫鑛來代兵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下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

乙未日
平文祿
四年

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指天為誓請遵約束遂令沉惟敬更帶小西飛入倭管宣諭又差李宗誠楊方亨為上副使往封平秀吉日本國王而使宗誠等留我都城候倭盡撤方行乙未四月宗誠等至漢城連遣使促倭渡海項背相望於是倭先撤熊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蕪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日恐如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亨因兵部劄付先到釜山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使人多疑之兵部尚書石星信沉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宗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

然以身當之九月宗誠繼至金山平行長不即來見
又言將往復闕白定奪然後迎天使行長入日本丙
申正月始廻猶不明言撤兵事沉惟敬留二使又獨
與行長先行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
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
去既去久無回報李宗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
切襲爵統緒子弟性頗恇或言於宗誠曰倭酋實
無受封意將誘致宗誠等拘囚而困辱之宗誠懼甚
夜半以微服出營盡棄僕從輜重卯節而逃翌朝倭
始覺分道追之至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楊方亨獨留

倭營撫戢群倭且移文我國令勿驚動宗誠不敢出
大路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從慶州來西去既而沉
惟敬行長始廻又撤西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只
金山四屯乃挾楊副使過海沉惟敬又要我使同行
遣其姪沉懋時催發朝廷不肯懋時必欲與俱不得
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
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黃慎以沉
接伴使在倭官就令慎隨行

天使楊方亨沉惟敬回自日本先時方亨等至日本
闕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摧倒幾盡遂

樓日本
慶長
日

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拜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
曰我放還朝鮮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秩
卑是謾我也黃慎等不得傳命並促楊方亨沉惟敬
等同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賊將平行長回釜山浦
清正復率兵繼屯西生浦邑言要王子來謝始解兵
蓋閔酋所求甚大不止封貢中朝但詐封不許貢沉
惟敬與平行長相熟欲臨事弥縫苟且成夏而不以
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國即遣使馳奏
其夏於是石星沉惟敬皆得罪而天兵再出矣
逮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

得甚懽既而爭功漸不相能均性險詖且多連結於
中外構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
固請乃至勝敵我爲首功時朝議分歧各有所主薦
舜臣初爲余不悅余者與元均合攻舜臣甚力惟右
相李元翼明其不然且曰舜臣與元均各有分守之
地初不即進未足深非先是賊將平行長使率倭要
時羅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慇懃方清正欲
再出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
不成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正当渡海朝鮮善
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殺慎毋失也應瑞上其夏

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踴躍以爲機會難失屢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賊有詐遲徊者累日至是夢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佯致恨惜之意事聞廷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鞠慶尚道玄風人前縣監朴惺者亦承望時論上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夏拿來元均代爲統制使上猶疑所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既入全羅道軍民遮道訟舜臣冤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嶼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議罪獨

判中樞府夏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後效拷問一次滅死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往權慄帳下從軍人聞而悲之

天朝以兵部尚書邢玠爲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爲大將楊元劉縱董一元等相繼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蓋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往時駱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

德林錄卷之三
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爲本城可守增埤浚濠
內又設羊馬牆晝夜董役月餘祖完

德林錄卷之三

懲惑錄卷之四

八月初七日閑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死慶尙右水使裴楔走免初元均既至閑山盡變舜臣約束凡褊裨士卒稍爲舜臣所在使者皆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憤舜臣在閑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軍中事者許來告以通軍情每將戰悉招褊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元均挈愛妾居其堂以重籬隔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日度酌怒刑罰無度軍中竊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

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號令不行時賊將再入寇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給金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師權慄尤信其說且以李舜臣以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進兵均亦以已前常言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在至是雖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爲辭只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絕影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戰舟中人自閉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渴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却

倭欲疲之與我船相近輒佯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加德島軍上渴甚爭下船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叅川島權慄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益忿懣飲酒醉卧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弃舟登岸欲走而体肥鈍坐松樹下左右皆散或言爲賊所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祺從船上投水裴楔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言叅川島淺窄不利行船且移陣

他處均皆不聽契私約，一所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犯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楔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舍糧穀軍器，徙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山既敗，賊乘勝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賊船。至豆恥津，下陸進圍南原兩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惟見敗於舟師，平秀吉憤之，責行長必取舟師，行長佯輸款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我悉墜其計中。哀哉！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趁前咸陽郡守趙宗道死之初，休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

山城禦賊築公山金鳥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鳥用民力尤多。悉收旁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京。元帥以下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主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見形勢，十絕而城內人靜，帟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監郭趁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霖武人，衆心倚以爲重。賊共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軍皆潰。賊入城，趁與子履祥履厚皆死。趁女嫁柳。

文扈文扈爲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犇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趙同被害復起李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群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從之時權慄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衛片舜臣與軍

人自慶尚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閱達珍島欲收兵禦賊倭兵陷南原府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南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接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士二人隨陽元入南原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爲余道城陷事甚詳楊總兵既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墻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數十坐鑿深濠塹一二丈閑山既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散獨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內總兵檄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

夜不收
名

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總數百光陽縣
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繼至

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到城下放鳥銳頃刻而止
皆散伏田畝間三々五々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
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遠山遊兵交戰踈行迭出
改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徃々中賊丸斃既而倭到
城下叫城上人求與語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徃
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書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
陣以銃砲迭攻如前自先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
臨至總兵使焚之而不墻土壁猶在賊來依墻壁間

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兵刈城外雜
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束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測
時遊擊將軍陳愚衷領三千兵在全州南原軍口望
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惧是日晚守堞軍徃々交頭
耳語準備馬鞍有欲遁也夜一更聞倭陣中囂豔大
起略相應和有運物狀而一而衆砲向城乱放飛丸
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頭不敢外窺經一二時囂
豔止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墻內外頃刻與城齊
衆倭踈躡登城已聞城中大亂云倭入城矣孝義初
撥守南門外羊馬墻慌忙入城々上已無人但見城

內處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騎馬欲出門堅閉不可易開馬足如束街路填塞既而門開軍馬爭門而出倭兵在城外圍匝數三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斫之唐軍俛首受刃適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或云倭和爲總兵故使逸去也孝義同伴一人出門一人遇賊死孝義跳入水田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逸云蓋揚乃遼將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敗亦知平地之城守之甚難詳記孝義之言使後之守禦者知所戒云南原既陷而金列以北尾解不可爲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

徇示

統制使李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多時舜臣至珍島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將馬多號善水戰率其船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船載大炮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邑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乏糧作海路通行怡令曰王道沿海公私船無怡者以奸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臣

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爲難而以通行無禁爲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募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人皆辨遠近避兵者徃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既而天朝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暴猛與人多忤人多畏之上餞送于青坡野余見璘軍人歐辱守令無忌以繩繫察訪李尚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得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尚璘臣軍又將敗矣與璘同在軍中掣肘才稍必侵奪將

權縱暴軍士逆之則增怒順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衆曰然相與嗟嘆而已舜臣聞璘將至今軍人大佃漁得鹿豕海物甚多盛備酒醪而待之璘船入海舜臣備軍儀遠迎既到大享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船犯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爲功璘蓋喜過望自是凡事一咨於舜臣出則與舜臣並轎不敢先行舜臣遂約束唐軍與己軍無間有奪民一縷者皆拿致捫打無敢違令者島中肅然璘上書於上言統制使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蓋

心服也。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力。至稷山都城，人皆奔散。

九月初九日，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五千餘人，黃海京圻軍數千，徼至分守江灘，敬守倉庫。賊從京畿界還，退清正舟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沉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百里。是時都城幾不守，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申傑進言曰：「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為兵使，備諳寧邊事，其最可憂者，乃無糧也。若不預辦，何以繼用。聞者傳笑曰：『幸

不合，嚮下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久當自息。惟當奉乘輿往安便處耳。』元帥權慄走至京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車駕不合，遽還都城，當留住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既而聞賊退慄，又下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慄恚不可為元帥，不聽。十二月，楊經理麻提督領騎步兵數萬，下慶尚道，進攻蔚山。賊營時，賊將清正築城於蔚山郡東海邊，斗絕處。經理提督乘其不意，掩之以鐵騎，馳擊賊，披靡不能支。天兵奪賊外柵，賊奔入內城，天兵貪擄獲之利，不即進攻，賊閉門固守，攻之不克。諸營分屯城下圍守，十三日賊不出，二

十九日余自慶州往見經理提督望賊壘甚靜暇寂無人聲城上不設女牆環四面爲長廊守兵悉在其內外兵若至城下則銳刃亂發如雨每自交鋒天兵與我軍死城下成積賊船從西生浦來援列泊水中如鳧鴈鳥山無水賊每夜出汲城外經理令金應瑞率勇士伏城外泉傍連夜擒百餘人皆飢羸僅屬言氣諸將言城內糧絕久圍將自潰時天甚寒陰雨士卒手足痺痲已而賊又從陸路來援經理恐爲賊所乘遽旋師正月天將悉回京師謀再舉

戊戌七月經理楊鎬罷新經理萬世德代之時邢軍

門參謀官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楊鎬欺罔僨事二十餘罪鎬遂去上以鎬於諸經理中銳意討賊即遣左議政李元翼賚仲教奏馳赴京師八月鎬西去

上送至弘濟院東流涕而別萬世德將出未至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繼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爲賊所敗死者尤多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大破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棄城而遁金山蔚山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於順天芮橋堅守劉繼以大兵進攻不利還順天

既而復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
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沉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
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筭追至南
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胸出背後七
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
舜臣兄子荒素有膽量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
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舟爲賊所圍荒望見揮其兵
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槓
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也耶拊膺
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

自後逸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屯
悉退我軍與唐軍聞舜臣死連營慟哭如哭私親扼
行所至人民處々設祭挽車而哭曰公實生我今公
棄我何之道路壅塞車不得進行路之人無不揮涕
贈議政府右議政邢軍門謂當立祠海上以獎忠魂
事竟不行於是海邊之人相率爲祠號曰愍忠以時
致祭商賈漁船往來過其下者人々祭之云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其先日邊官至判府事有直
名曾祖曰琚事成宗燕山在東宮琚爲講官以嚴見
憚嘗爲掌令彈劾不避百僚憚之有虎掌令之稱祖

伯福以門蔭仕，父貞不仕。舜臣少時英爽，不羈與群兒戲，削木爲弓矢，遊里閭中，遇不如意者，欲射其目。長老或憚之，不敢過門。及長，善射，從武舉，發身李氏世業。儒至，舜臣始得武科，補權知訓練院，奉事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孽女，欲與舜臣爲妾，舜臣不肯。人問之，舜臣曰：「吾初出仕路，豈敢托跡權門，媒進耶？兵曹正郎徐益有所親在訓練院，欲越次薦報。舜臣以院中掌務官，執不可。益牌招舜臣詣庭下，詰之。舜臣辭色不變，直辨無撓。益大怒，盛氣臨之。舜臣從容酬答，終不少沮。益本多氣，傲人，雖同僚亦憚之，難與爭辨。」

是日下吏在階下，皆相顧吐舌，曰：「此官敢與本曹抗，獨不顧前路耶？」日暮，益愧屈，令去。識者以此往々知舜臣焉。方在獄時，事不可測，有獄吏密語舜臣：「兄子芬有賄，則可免。」舜臣聞之，怒。芬曰：「死則死耳，安可違道求生？其操執如此，舜臣爲人，寬言笑，容貽雅飭，如修謹之士，而中有膽氣，忘身徇國，乃其素所蓄積也。兄義臣堯臣皆先死，舜臣撫其遺孤如己子。凡嫁娶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有才無命，百不一施而死，嗚呼惜哉！」

統制在軍，晝夜戒嚴，未嘗解甲。在見乃祭，與賊相持。

諸船已下碇，夜色明甚，統制帶甲枕鼓而卧，忽起坐呼左右取燒酒來飲，一杯悉呼諸將至前，語之曰：「今夜月甚明，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應乘龍鬣，備不可不嚴。」遂吹令角，令諸船皆奉碇，又傳令舟楫候卒方熟睡，喚起待變。久之，舟楫奔告賊來，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船無數從陰黑中來，將近我船，於是中軍放大砲，吶喊，諸船皆應之，賊知有備，一時放鳥銃，雷震海中，飛丸落於水中者如雨，遂不敢犯，退走，諸將以爲神。

錄後雜記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子間，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產青魚，近十餘年絕不產，移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子到，鴨綠紅傳相告，語老弱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語我云：「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爲樂，不久兵至，爾輩雖有酒，誰其飲之？」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

驚惑云使臣歸啓其事朝廷以譚官必有造言生事
誣陷本國者逮捕數人鞫於仁政殿庭用嚴膝火刑
皆不服而死此辛卯年間事明年遂有倭變是知大
亂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兆朕不一其端至於白虹
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爲常事又都城內常
有黑氣非烟非霧盤地接天如此幾十餘年其他變
恠難以彈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
杜詩長安城頭頭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蓋記異也壬辰四月十七
日賊報至朝野違々忽有恠鳥鳴於後苑飛在空中

或近或遠只一鳥而豈滿城中人無不聞終日達夜
其鳴不暫停如此十餘日車駕出狩賊入城宮闕廟
社公私廬舍一空嗚呼其亦恠甚矣又五月余隨駕
至平壤寓於金乃進家乃進語余曰年前有豺屢入
城中大同江水赤東邊濁甚西邊清今果有此變時
賊猶未至平壤余聞此語默然不答而心不喜未幾
平壤又陷蓋豺乃野獸不合入城市如春秋記鸚鵡
來巢六鷁退飛多麋有蜮之類鮮有無其應者天之
示人顯矣聖人之垂戒深矣可不懼哉可不慎哉又
壬辰春夏間歲星守尾箕尾箕乃燕分而自古言我

國與燕同分時賊兵日逼人心洶懼不知所出下教曰福星方在我國賊不足畏蓋聖意欲假此以鎮人心故也然是後都城雖失而卒能恢復舊物旋軫舊京賊首秀吉又不能終逞凶逆而自斃斯豈偶然哉蓋莫非天也

倭最好巧其用兵殆無一事不出於詐術然以壬辰之事觀之可謂工於都城而拙於平壤也我國昇平百年民不知兵猝聞兵至蒼黃顛倒遠近靡然皆失魂魄倭乘破竹之勢旬日之間徑造都城使智不及謀勇不及斷人心崩潰莫可收拾此兵家善謀而賊

之巧計故曰工也於是乃自恃常勝之威而不顧其後散出諸道任其狂肆兵分則勢不得不弱千里連營曠日持久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而張叔夜所謂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者殆近之矣是以天兵以四萬攻破平壤平壤既破則其在諸道者亦皆奮氣雖京城猶據而大勢已縮我民之在四方者處々要擊賊首尾不能相救終不得不遁故曰拙於平壤也嗚呼賊之失計我之幸也誠使我國有一將將數方兵相時用奇擊斷長蛇分其要脊行之於平壤之敗則其大帥可坐致也發之於京

城以南則將使隻輪不返矣如此然後賊心驚膽破
數十百年間不敢正視於我而無復後慮矣當時我
方積衰力不能辨此天朝諸將又不知出此使賊從
容去來畧無懲畏要索方端於是出於下策欲以封
貢羈縻之可勝嘆哉可勝惜哉至今思之令人扼腕
昔龜錯上言兵事曰用兵臨戰合又之急有三一曰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三者兵之大要而
勝負之所決爲將者不可不知也倭奴習於攻戰而
器械精利古無鳥銃而今有之其致遠之力命中之
巧倍蓰於弓矢我若相遇於平原廣野兩陣相對以

法交戰則敵之極難蓋弓矢之技不過百步而鳥銃
能及於數百步來如風雹其不能當必矣然先擇地
形得其山阨險阻林木茂密處散伏射手使賊不見
其形而左右俱發則彼雖有鳥銃槍刀皆無所施而
可大勝也今舉一事爲證壬辰賊入京城逐日分掠
於城外至園陵亦不保有高陽人進士李櫓稍解操
弓有膽氣一日與同伴二人各持弓矢入昌敬陵不
意賊衆大出滿谷中櫓等無以爲計奔入於藤蘿蒙
密叢中賊來索之徘徊窺視櫓等從其內輒射之皆
應弦而倒又遷其處往來倏忽賊尤莫能測自是所

至見叢薄則遠々走避不敢近故二陵得全以此見
之地形得失成敗隨之方賊在尚州申砮李鎰等若
知出此先於免遷鳥嶺三數十里間伏射手數千人
使賊莫測多少則可以制敵乃以鳥合之卒不鍊之
兵棄其險塞相角於平地宜其敗也余於兵機備言
今又特記之以爲後戒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當以堅固爲主古人言城制皆
曰雉所謂千雉百雉者是也余平時讀書函莽不知
雉爲何物每以堞當之嘗疑堞但千百則其城至小
不能容衆將何以乎及變後始得戚繼光紀効新

乃知雉非堞即今之所謂曲城甕城者也蓋城
無曲城甕城則雖人守一堞而堞間立盾以遮外面
欠右賊之來傳城下者不可見而禦之也紀効新書
前五十堞置一雉外出二三丈二雉間相去五十堞
一雉各占地二十五堞矢力方盛左右顧盼便於發
射敵無緣來附城下矣壬辰秋余久留安州念賊方
半壞若一朝西下則行在前面無一遮障處不量
其力欲修安州城而守之重陽日偶出晴川江上顧
視州城默坐深念者久之忽思得一策城外當從形
勢別築凸城如雉制而空其中使容入前面及左右

鑿出砲穴可從中放砲上建敵樓相距千步以上
大砲中藏鉄丸如鳥卵者數千賊多集城外砲丸從
兩處交發無論人馬雖金石無不摩碎若是則他堞
雖無守兵只使數十人守砲樓而敵無敢近矣此實
守城妙法其制雖倣於雉而功勝於雉萬々矣蓋千
步之內敵既不敢近則所謂雲梯衝車者皆不得用
此事余偶思得之其時即啓聞行在後於經席屢發
之又欲使人見其必可用丙申春京城東水口門外
擇地聚石作之未成而異論紛起廢而不修後日如
有遠慮者勿以人廢言修奉此制則其於備禦之道

所益不小矣

余在安州時友人金士純爲慶尚右監司有書云欲
修治晋州爲死守計先是賊嘗一犯晋州不勝而退
余答上純云賊早晚必來報來則必用太勢守比舊
羌難惟當建砲樓以待之可無患遂於書中詳言其
制矣已六月余聞賊復攻晋州謂辛從事慶晉曰晋
事甚危幸而有砲樓則猶可支不然難守矣既而下
陝川聞晋已陷用城縣監趙君宗道亦上純友也爲
余言前年與士純同在晋州士純見余書踴躍稱奇
即與幕下士友數人巡城因其地形以爲當設於八

德風錄卷四
處督令伐木浮江而下列民憚其役乃曰前無砲樓
猶守却賊今何用勞人士純不聽材已具始役有日
適士純病不起其事遂寢云相與一慟而罷嗚呼士
純之不幸即一城千萬人之不幸也斯固數也非人
力之所能容

壬辰四月賊連陷內郡我軍望風潰散無敢交鋒者
備邊司諸臣日聚闕下講備禦之策而無以爲計或
建議口賊善用槍力我無堅甲可禦故不能敵嘗以
厚鉄爲滿身甲長不見物被入賊陣則賊無隙可刺
而我可勝矣衆曰然於是八奏上匠書夜十道余獨

以爲不可曰與賊鬪雲合鳥散貴於捷疾既被滿身
厚甲其重不可勝身且不能運何望殺賊數日知其
難用遂罷又臺諫請見大臣言計其中一人盛氣斥
大臣無謀座上問有何策對曰何不於漢江邊多設
高棚使賊不得上而俯射之耶或曰賊之鐵丸亦不
得上耶其人無語而退聞者傳以爲笑嗚呼兵無常
勢戰無常法臨機制變進退合散出奇無窮只在於
將而已然則千言方計皆無用惟在於得一將才而
量錯所陳三策尤係切要闕一不可其餘紛々者何
補焉夫抵國家擇將於無事之日任將於有事之際

擇之貴精任之貴專當時慶尚道水將則朴泓元均
陸將則李珪曹大坤已非才選及其變生巡邊使防
禦使助防將等皆自朝廷受命而來各持專斷之權
自行號令進退由意而不相統屬正犯輿尸之戒事
何由得濟且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將卒不相知
皆兵家大忌奈何前車既覆後不知改至今尚循此
塗轍如此而望其無事者特聾耳言之其說甚長非
可一二盡嗚呼危哉

癸巳正月天兵發平壤余在軍前先行時臨津水泮
不可渡提督連遣人督造浮橋余至金郊驛見黃海

道守令率吏民候餉太軍者滿野余召牛峯縣令李
希愿問所率邑人幾何曰近數百余分付曰爾速領
邑人登山採葛明日會余於臨津江口不可失期希
愿去翌日余宿開城府又明日曉馳至德津堂見江
水猶未盡解水上流漸半身許下流舟艦不得上京
畿巡察使權徵水使李蘋長湍府使韓德遠及倡義
秋義軍千餘人集江面皆束手無計余令呼牛峯人
納葛細爲巨索大數圍長可橫江江南北岸各立兩
柱相對其內偃置一橫木引巨索十五條鋪過江面
兩頭結橫木江面既濶遠索半沉水不能起衆曰徒

費人力余令千餘人各持短柱二三尺穿葛索極力回轉數周互相撐起排比如櫛於是衆索緊束高起穹隆儼然成橋樣列細柳鋪其上厚覆以草而加之土唐軍見之大喜皆揚鞭馳馬而過抱車軍器皆從此渡既而渡者益多絞索頗緩近水大軍由淺灘以渡而無責焉余念其時倉卒備葛不多更倍之得三十條則加緊無緩矣後見南北史齊兵攻梁主歸々與周摠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渡軍糧正是此法余自謂偶思得之不知古人已行爲之一笑因記其事以

爲他日應猝之助云

癸巳夏余病卧漢城墨寺洞一日天將駱尚志訪余于卧次問病甚勤曰言朝鮮方微弱而賊猶在境上鍊兵禦敵最爲急務宜乘此天兵未廻學習鍊兵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則數年間皆成精鍊之卒可以守國余感其言即馳啓于行在因使所帶禁軍韓士立招募京中得七十餘人往駱公處請教駱撥帳下曉陣法張六三等十人爲教師日夜鍊書槍劍箕筭等技既而余下南方其事旋廢上見狀啓下備邊司令別設都監訓練以尹相斗壽領其事其年九月余

自南召赴行在迎駕於海州扈從還都至延安更命
余代領都監事時都城饑甚余請發龍山倉唐粟米
一千石口給人外應募者四集都監堂上趙倣以
穀少不能給欲設法限節置一巨石令願募者先舉
石試力又令超越土墻丈許能者許入不能者拒之
人飢困無氣中格者十二或在都監門外求試不
得顛仆而死未久得數百千人立把總哨官分部領
之又欲教鳥銃而無火藥有軍器寺匠人大豐孫者
以入賊陣多煮火藥與賊囚之華將殺之余特貸其
死令煮焰燭贖罪其人感懼為之盡力一日所煮幾

十斤逐日分諸各部晝夜習放第其能否而賞罰之
月餘能中飛鳥數月後與降倭及南兵之善鳥銃者
相較無不及而或過之余上劄請措置軍糧益募兵
滿一萬置五管各隸二千每半年留城中教鍊半
出城外擇閑曠肥饒地屯田積粟輪還近代則數年
之後兵食之源厚而根本固矣上下其議兵曹不即
舉行率無見効

沉惟敬自平壤出入賊中不無勞苦然以講和為名
故不為我國所喜最後賊留金山久不渡海李冊使
逃還中朝就羗惟敬乞副使與楊使入倭國終不得

要領而回行長清正等還屯海上於是中國與我國
論議籍々皆歸外沉惟敬甚者或言惟敬與賊同謀
有叛形我國僧人松雲入西生浦見清正還言賊欲
犯大明所言絕恃即具奏天朝聞者益怒惟敬知禍
至憂懼不知所出乃貽書金命元叙其終始以自辨
其書曰日月倏馳往事如昨憶昔倭寇貴境直抵平
壤日中已無八道矣老朽銜命哨探倭情相機撫馭
得與足下暨李休察相會于樓棧之中目擊平壤遙
西一帶居民流離愁苦如坐針氈朝不謀夕之狀殊
可痛心足下身歷其事不待老朽之喋々者老朽檄

召行長相會乾伏山約束不令西侵聽命罔敢踰越
者數月延及大兵之至而致平壤之克設或彼時老
朽不來倭乘祖公之敗而走義州未可知也平壤一
道居民不被其荼毒者貴國之幸莫大矣既而倭將
行長退守王京總兵秀家付將三成長盛等三十餘
將合兵連營控險扼要牢不可破碧蹄戰後尤難進
取彼時判書李德馨者謁見老朽於開城將謂賊勢
既張大兵且退王京必無可望矣涕泣語老朽云王
京根本之地得之可以號召諸道乃今事勢至此將
奈之何老朽云徒復王京若無漢江以南諸道事勢

亦難展布德馨云苟得一京實出望外漢江以南小
邦君臣自能尺寸支撐不難也老朽云我試與爾國
圖之務得王京并復漢江以南諸道及還王子倍臣
方爲全國德馨涕泣叩頭感激云果得如此老爺再
造小邦功德不淺鮮矣俄而老朽舟次漢江王子臨
海君等自清正官遣人奔語老朽云倘得歸國漢江
以南不拘何地任意與之老朽不從且與倭將誓云
肯還之不肯還隨爾殺之其他不必言也王子係
貴國儲君老朽敢不知重當此之時寧言殺之而不肯
許他事及至金山捐資及禮多方曲意于王子前倨

慢而後恭敬時有緩急事有輕重不得已也數言之
下王京倭退矣沿途官柵遺糧不可勝計矣漢江以
南諸道盡得矣王臣陪臣歸國矣終以一封羈縻諸
酋歛手於金山窮海之地候命三年不敢妄動續以
封事議成老朽奉命調戢王京復會足下暨李德馨
輩今往封矣倭或退矣貴邦善後之計何如德馨
應聲云善後之事小邦君臣責任也老爺不須掛意
老朽初聽其言未嘗不竒其大有力量大有識見偉
然一柱石也及今覈其事實似覺文章功業不相符
合老朽不能不爲李判書惜且如金山竹島諸營未

聞即撤老朽責也而機張西生諸處倭兵盡渡管柵
盡焚交割地方官俱有其結矣何乃清正一來不聞
一戰不折一矢地方官抽身讓之何也既言漢江以
南自能尺寸支撐何至已得復失若此乎又言善後
之事小邦責任何不聞大計止有號泣闕下之一策
乎法云強弱不當衆寡不敵老朽亦非責難于貴國
諸當事但云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練兵修守相
時撫馭貴國當事諸賢亦不可置之不問耳渡海以
來老朽四會貴國王彼此問對之言出于曾臆合于
時且毫無假借毫無虛謬國王之心老朽之心彼此

洞鑒明矣老朽誠謂東事至此可無他慮不期貴國
謀臣策士機智百端間事迭出內以危言激怒于天
朝外以弱卒挑釁于日本至于松雲一番說話則又
出禮法之外其日前駮伐大明曰割八道國主親自
渡海歸服頃刻之間二三其說但知此言可使國主
動念矣可激天朝發兵矣獨不念貴國止有八道若
盡許之又許國主親自渡海歸服則貴國之宗社臣
民皆爲日本矣又何取于二王子耶老朽以爲三尺
之童決不失言至此清正雖橫亦不放肆至此又不
念我堂々天朝統馭外藩自有大体一恩一威亦自

有時必不肯以數百載相傳之屬國置之度外亦不肯縱不奉約束之逆賊擄我藩籬理勢然也老朽極不省事至于內外親疎之別順逆向背之情亦人人之所易曉者矧茲欽承勅命調戢此事成敗休戚關係非輕敢以貴國之事蔑焉不加意耶又敢以日本之橫隱然而不報耶足下深于大体詳于國事用是走書幸足下亮我素衷即爲上達國主併使當事群僚察知所以既云仰我天朝以爲萬全之圖還當聽命處分以冀無疆之福毋徒過計日勞而日拙也至囑不盡觀此書王京以前則鑿々可徵矣金山以後

小免支辭隱語然切罪自不相掩後之論惟敬者當以此爲斷案故著之云

沉惟敬遊說上也平壤戰後再入賊中此人之所難能以口舌代甲兵驅出衆賊復地數千里未稍一事參差不免大禍哀哉蓋平行長最信惟敬其在京時惟敬密言於行長曰汝輩久留此不退天朝更入兵已從西海來出忠清道斷汝歸路此時雖欲不可得我自平壤與汝情熟故不忍不言耳於是行長懼遂出城此事沉惟敬自言於金右相命元而金相爲余言之如此

德比錄卷之四六尾

元禄八乙年正月日

京二條通

大和屋伊兵衛寫本

和漢年表史畧

全七卷

皇國ハ神代ヨリ 後陽成天皇ノ慶長ニ至リ漢至
三皇五帝ヨリ元明ニ至リ永キ年代ノ間ノ文官
武臣ノ善惡及ヒ治亂盛衰ノ事跡スヘテ事物ノ原
始等ニイタルマテ洩ルコトナク輯録シ讀者ノ倦
ザルヤウ且簡明ニ面白ク余モ事實ヲ矢ハサルヤウ
ココヲ七卷ニ約記シテ即チ和漢歴史ノ捷徑ニ
テ餘ニ起タル所ナク必讀スヘキ善書ナリ

東國通鑑

弘文院學士校点

コノ書ハ百濟新羅高麗ノ三韓ノ正史ニシテ六
檀君ヨリ下王氏ノ末ニイタルマテ總計五十六卷
ニシテ治亂興廢ヲ記載セリ凡ソ朝鮮國ノ歴史
ハ悉ク此書ニ必備ナス全書ト謂ヘシ

素書

黃石公傳

全壹冊

同國字解

徂來先生解

全二冊

素書ハ張良ヘ黃石公ヨリ傳ヘク此書ニテ兵道ニ
コノ書ニ勝レル者ナク實ニ兵家必用ノ寶冊ナリ

德比錄

貝原篤信先生序

全四冊

善隣國寶記

全三冊

此書ハ李唐朝鮮 皇朝ノ全簡ヲ集ムル篇ニシテ
ルマテ悉ク記セル奇大珍書ナリ

武經開宗

七書全部國說

全十四卷

孫子國字解

徂來先生解

全十冊

孫子ハ七書ノ中ノ隨ニシテ百戰全勝ヲ得コノ書
ニ止也徂來先生國字ヲ以童蒙ニモワカリヤスキヤク
詳ニ解キ示レル甚深至寶ノ卷ナリ

八陣圖說

全二冊

御書物所

京都三條通堺町

出雲寺松栢堂